

北史

傳單二之四

30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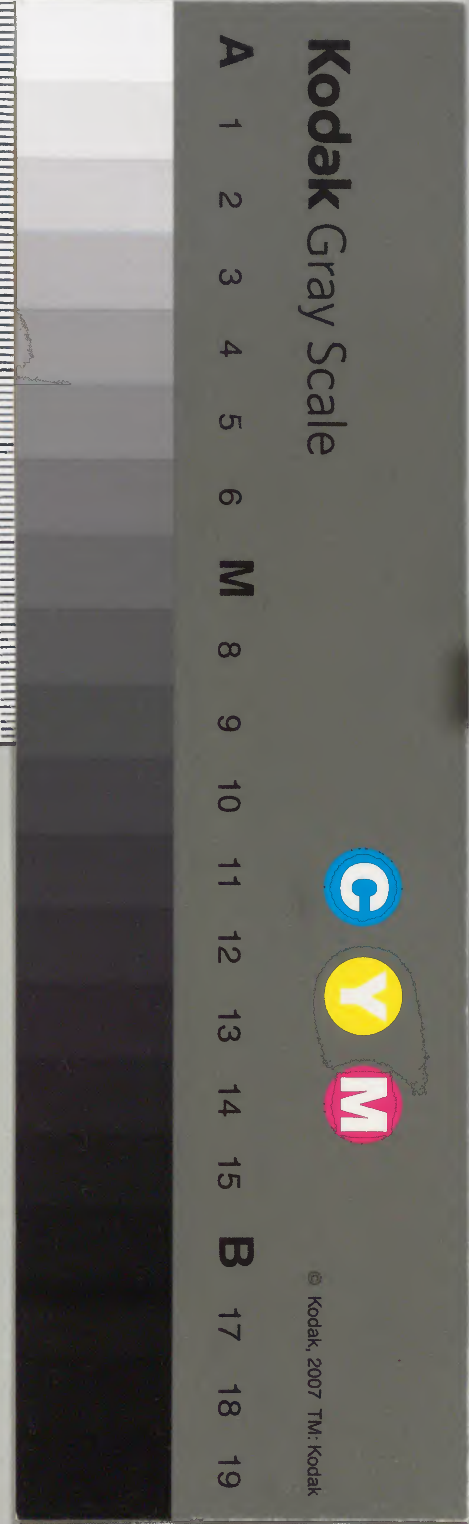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正史類	函	架	冊
	一	〇	〇	三〇

漢 書 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五九	五九	一〇	三〇	三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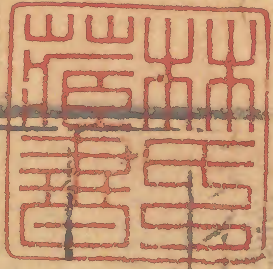
內 閣 文 庫		
漢書	五九	三〇
類	號	冊
	五九	一〇
	三〇	三〇

內 閣 文 庫		
番號	漢	5959
冊數	30 (18)	
函號	320	32

共三十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第四十二

九史五十四

孫騰

日出

淺草文庫

高隆之

司馬子如

子清

裴藻

兄子膺之

賈泰

尉景

婁昭

兄子敬

唐欽

子士文

韓軌

段崇

子紹

子書

斛律金 子光美

孫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也祖通仕沮渠氏為中書舍人
沮渠氏滅因徙居北邊及騰貴魏朝贈司徒父機贈太尉
騰少質直明解吏事魏正光中北方擾歸尔朱榮尋為齊
神武都督長史神武為晉州又引為長史封石安縣伯及
起兵於信都常以誠款預謀策累遷郡公入為侍中尋兼
尚書左僕射時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寡騰願尚之而
公主欲侍中封隆之騰妬隆之遂相間構神武啓免騰官
俄而復之與斛斯椿同掌機密見忌慮禍奔晉陽神武入
討椿留騰行并州事入為尚書左僕射內外之事騰咸知

之兼司空除侍中兼尚書公時魏攻南兗州詔騰率
將討之騰性怯無威略失利而還又除司徒餘官如故初
北境亂騰二一女及貴推訪不得疑其為人婢及為司徒
奴婢訴良者皆免之願免千人莫得其女神武知之大怒
解司徒尋為尚書左僕射太保仍侍中遷太傅初博陵崔
孝芬取貧家子賈氏為養女孝芬死其妻元更適鄭伯猷
攜賈於鄭氏嘗有色騰納之為妾其妻袁死騰以賈有子
正以為妻詔封丹楊郡君復請以袁氏爵回授其女其違
禮肆情多此類也騰早依神武神武深信待之置於魏朝
寄以心腹遂志氣驕盈與奪自己納賄不知紀極官贈非

財不行銷藏銀器盜為家物親狎小人專為聚斂與高岳
高隆之司馬子如號四貴非法專恣騰為甚焉神武文襄
屢加誚讓終不悛改朝野深非笑之武定六年薨贈太師
開府錄尚書重蓋曰文天保初以騰位命詔祭告其墓皇
建中配饗神武廟庭子鳳珩嗣性高略卒於儀同三司

高隆之字延興洛陽人也為閩人徐成養子少時以貨升
為事或曰父幹為妣姓高氏所養因從其姓隆之後有參
定功神武命為弟仍云勃海脩人幹贈司徒公隆之身長
八尺美鬚髯深沉有志氣初行臺于暉引為郎中與神武
深相結託後從起兵於山東累遷并州刺史入為尚書

營射時初給人曰權貴皆占良美公羽戚受培薄隆之啓
神武更均平之乃領營繕大將以十萬夫徹洛陽宮殿運
於鄴構營之制皆委隆之增築南城周二十五里以漳水
近帝城起長堤以防汎溢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水
碾磴並有利於時親自督昌之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
為當部都督雖無兵事自立佐僚所在頗為煩擾隆之請
非實邊要且兵馬皆悉出之又朝貢多假常侍以取貂蟬
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諸假侍中服者請亦罷之詔
皆如表自軍國多事冒名稱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
括旬日獲五萬餘人而群小懼隆之懼而止詔監起居

事進位司徒武定中除尚書令遷太保文襄作宰風俗肅
清隆之時有一襲於尚書省大加責讓齊受禪進爵
為正身以一家正知監國史隆之性好
小巧至於公室一戲服制時有改易不循典故時論
非之於射期之上立三人像一壯勇之勢文宣曾至東山
因射謂隆之曰塙土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為終日射人
隆之無以對一先是文襄委任崔暹崔季舒等及文襄崩隆
之於文宣拉一不見許文宣以隆之舊齒委以政事
隆之子一姪於湯博一故薄產護毀日至崔季
舒等仍一請云隆之一見訴訟者輒加哀矜之意以

示非己能裁之宣以其受任既久知有寃狀便宜申滌何
過要名非大臣義天保五年禁止尚書省隆之曾與元昶
宴語昶曰與王交遊當死生不相背人有密言之者文帝
未登庸曰隆之意常侮帝帝將受禪大臣咸言未可隆之
又在其中帝深銜之因此大怒罵曰徐家老公今壯士築
百餘拳放出渴將飲水人止之隆之曰今日何在遂飲之
因從駕死於路中贈太尉太保陽夏王竟不得謚隆之雖
不學涉而欽尚文雅搢紳名流必存禮接寡婦為危事之
如母訓督諸子必先文義世以此稱之文宣末年多猜害
追念隆之執其子司徒中兵慧登等二十人於前慧登言

乞命帝曰不得已以鞭扣鞍一時頭絕並投之漳水發隆之家出屍其貌不敗斬骸骨焚之棄於漳流天下冤之隆之嗣遂絕乾明中詔其兄子子遠為隆之後襲爵陽夏王還其財產隆之見信神武性陰毒儀同三司崔老分以結婚姻不果太僕卿任集同加營構頗相乖異瀛州刺史元晏請託不遂並構成其罪誅害之終至家門殄滅論者謂有報應焉

司馬子如字遵業自云河內温人也徙居雲中因家焉子如初為懷朔鎮首事與齊神武相結託分義甚深孝昌中齊神武論陷子如南奔肆州召為朱榮所禮封平遠子稍遷

大行臺郎榮死隨榮妻子與尔朱世隆等走出京城鄧世隆帝立以前後功進爵陽平郡公神武入洛以為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天平初除尚書左僕射開府與高岳孫騰高隆之等共知朝政甚見信重神武鎮晉陽子如時往謁見及還神武武明后俱有齋遺率以為常子如性既豪爽兼恃恩舊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輿和中以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至定州斬深澤令至冀州斬東光令皆稽留時刻致之極刑進退少不合言者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頸士庶惶懼不知所為轉尚書令及文襄輔政以賄為御史中尉崔暹劾在獄一宿而髮皆白

辭曰司馬子如本從夏州策一杖投相王王給露車一乘
養特牛犢擯在道死唯養甬存此外皆人上取得神武書
敕文襄曰馬令是吾故舊汝宜寬之文襄駐馬行街以出
子如脫其鎖子如懼曰非作事邪於是除削官爵神武後
見之哀其顛悴以膝承其首親為擇蠶賜酒百瓶羊五百
口粳米五百石子如曰無事尚被囚幾死若受此豈有生
路邪未幾起行冀州事能自改厲甚有聲譽詔復官爵別
封野王縣男齊受禪以翼贊功別封須昌縣公尋除司空
子如性滑稽不事檢裁言戲穢褻識者非之而事姊有禮
撫諸兄子慈篤當時名士竝加欽愛復以此稱之然素無
鯁正不能以平道處物文襄時中尉崔暹黃門郎崔暹等
俱被任用文襄崩暹等赴晉陽子如以糾劾之寡乃啓文
宣言其罪勸帝誅之後子如以馬度關為有司所奏文宣
讓之曰崔暹季舒事朕先世有何大罪卿令我殺之因此
免官父之猶以先帝之舊拜太尉尋以疾薨贈太師太尉
謚曰文明長子消難嗣

消難字道融幼聰慧微涉經史有風神好自矯飾以求名
譽子如既當朝貴盛消難亦愛賓客邢子才王元景魏收
陸印崖等皆遊其門稍遷光祿卿出為北豫州刺史文
宣末年昏虐滋甚消難常有自全之謀曲意撫納頗為百

姓所附不能廉潔為御史所劾又尚公主而情好不睦公
主愬之屬文宣在并州驛召上黨王煥煥懼害斬使者東
奔鄴中大擾後竟獲於濟州煥之初走朝士疑赴成臯云
若與司馬北豫連謀必為國患此言達於文宣頗見疑消
難懼密令所親人河東裴藻間行入關請降入周封滎陽
郡公累遷大司寇從武帝東伐還除梁州總管大象初遷
大後丞女為靜帝后尋出為邳州總管及隋文帝輔政消
難乃與蜀公尉遲迥合勢舉兵使其子永質於陳以求援
文帝命襄州總管王誼討之消難奔陳位司空隋郡公
初隋武元帝之迎消難結為兄弟情好甚篤隋文每以叔

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為樂戶二旬而免猶以
舊恩特被引見尋卒於家消難性貪淫輕於去就故其言
反覆者皆以方之其妻高齊神武女也在鄴極加禮敬入
關便相棄薄及赴邳州留妻及三子在京妻言於文帝曰
滎陽公攜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及消難入陳高
母子因此獲免子譚即高氏所生以消難勳拜儀同大將
軍坐消難除名

裴藻字文芳少機辯有不壽之志為子如太傅主簿消難
鎮北豫又以為中兵參軍入周封聞喜縣男除晉州刺史
子如兄慕慕長子世雲輕險無行累遷潁州刺史肆行姦

穢將見推懼遂從侯景文襄猶以二如恩舊免其諸弟死
罪徒北邊世雲以侯景敗於渦陽復有異志為景所殺世
雲弟膺之膺之字仲慶美鬚髯有風貌好學厚自封植神
氣甚高歷中書黃門侍郎天平中叔父子如執鈞當軸膺
之既宰相猶子兼自有名望所與遊集畫一時名流與邢
子才王景等並為莫逆之交及兄世雲陷於逆亂眷親皆
應誅膺之及諸弟並有人才為朝廷所惜文襄特減死徒
近鎮文宣嗣業得還齊受禪子如別封須昌縣公廻授膺
之子如撫愛甚慈膺之昆季重之如父性方古不會俗舊
與楊愔同為黃門郎至愔為尚書令抗禮如初愔嘗有從

姪修尚書卿尹皆跪

膺之執手而出曾路逢愔威儀道

引乃於樹下側避之愔伯於車望見令呼謂曰兄何意避弟
膺之曰我自避赤棒本不避卿愔甚重之然以其疎簡傲
物竟天保間淪滯不齒乾明中除衛尉少卿遷國子祭酒
河清末拜金紫光祿大夫患泄痢積年不起武平中就家
拜儀同三司班台之賞近世專以賞勳勤膺之雖為猥
名器猶重初司徒趙彥深起白狐微為子如管記膺之甚
相忍略不為之置及彥深為宰相士輻湊膺之自念故
被延請永不一言每與相見撻袂而已不常鄉反孝言左
丞相孝先之弟也位至宰相嘗謂其弟幼之舉座傾敬膺

之時蚤疾在外齋馮几而坐不爲動容直言我患痢久太
常不得致怪黃門亦陸言貴遊後進膺之嘗與某者忽後
至寒溢而已某遂讓困宅閉素肉無雜言性不飲酒而不
愛重寶游病久不復進讀書或以弈某水日名士有素懷
者時相尋作無雜言唯論經史好讀太玄經又注揚雄
亦賦每云我欲與揚子雲周旋患痢十七年竟不愈二歲
以痢疾終膺之弟子瑞爲御史中丞正色舉察爲朝廷所
許以疾去職就拜祠部尚書卒贈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
曰文節子瑞妻陸人之宣妹及令宣得寵於後主重贈子瑞
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溫縣伯諸子亦並居顯職同遊給

宣黃能侍郎同回常少卿同宣通直常侍同遊終爲佳

吏隋開皇中爲尚書戶部侍郎卒於遂州刺史子瑞弟幼
之清真有行武平末爲大理卿開皇中卒於眉州刺史

宣泰字世寧太安捍殊人也本出清河觀津曾祖羅魏統
萬鎮將因居北邊父樂魏末破六韓拔陵爲亂與鎮將楊

鈞固守遇害泰貴追贈司徒初泰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
狀出庭觀之見電光奪目駛雨霑灑寤而驚汗遂有娠暮

而不產大懼有巫曰度河浦羣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
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及長善

騎射有勇略泰父兄戰歿於鎮泰身負骸骨歸尔朱榮以

從討邢杲功賜爵廣阿子神武之為晉州請泰為鎮城都督參謀軍事累遷侍中京畿大都督尋領御史中尉泰以勲威居臺雖無多糾舉而百寮畏懼天平三年神武西討令泰自潼關入四年泰至小關為周文帝所龍眾盡沒泰自殺初泰將發鄴鄴有患化尼謠云實行臺三不迴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實中尉宿直兵士皆驚其入數屋俄頃而去旦視關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贈大司馬太尉錄尚書事謚曰武貞泰妻武明妻二妹也泰雖以親見待而功名自建齊受禪祭告其墓自是已上神武廟庭三孝敬嗣位儀同三司

尉景字士真博陵人因以氏焉景性溫厚武入杜洛周中仍共神武起兵信都韓陵鎮鄴尋進封為公景軍事與庫狄干常被之轉冀州刺史又大帥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欲捉尉景神武大笑公剝百姓董桶何為不

秦漢置尉據官其先有居此職者有氣魏孝昌中北鎮反景與神武朱崇以軍功封博野縣伯後從戰唯景所統失利神武入洛留景常山君神武之姊也以勲威每有重而不能忘懷財利神武每嫌言賄發大獵死者三百人庫狄干與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獲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剝公神武誠景曰可以無貪也景

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
答改封長樂郡公歷位
暹謂文襄曰語阿惠兒
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余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時起邪常山君謂神武
曰我為爾汲水眩生因
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
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
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

六人上取爾割天子調神武突不
公保太傅坐匿二人見祭止使崔
實欲殺我邪神武聞之泣詣關
曰三請帝乃許之於是黜為驃騎
神武造景景恚卧不動曰殺我
七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
其堂神武撫景為之屈膝先是
京不與曰上一相扶為牆人相扶為
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
放使作心腹何須乾

帝濕哭不聽打邪尋授青州刺史操行頗改百姓安之
授大司馬遇疾薨於州贈太師尚書令齊受禪以景元勳
詔祭告其墓自建初配享神武廟庭追封長樂王子祭小
歷顯職性麁武天保初封庫狄干等為上祭以父不預王
爵大恚恨十餘日閉門不朝帝恚遣使就宅問之隔門謂
使人曰天子不封祭父作王祭不如死使云須開門受敕
祭遂彎弓隔門射使者以狀聞之文宣使改詔諭自祭見
詔唯撫膺大哭不答一言文宣親詣其宅慰之方復朝請
尋追封景長樂王祭襲爵位司徒太傅薨之世辯嗣周師
將入邺令世辯率一餘騎燒城出滏口攻高阜西望遙見

群鳥飛走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顧看
開皇中卒於沂州刺史

婁昭字菩薩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也祖父提
雄傑有識度家僮千數牛馬以合量性好周給之多歸附
之魏太武時以功封真定侯父內干有武力未仕而卒昭
貴魏朝贈司徒齊受禪追封太原王昭方雅正直有大變
深謀腰帶八尺弓馬冠時神武少親重之昭亦早識人雄
曲盡禮敬數隨神武獵每致請不宜乘危歷險神武將出
信都昭贊成大策即以為中軍大都督從破介休兆於廣
河封安喜縣伯又濟北公又徙濮陽郡授領軍將軍魏

孝武封貳於神武昭以疾辭還晉陽後從神武入洛充州
刺史樊子鵠反以昭為東道大都督討之子鵠既死諸將
勸昭盡捕誅其黨昭曰此州無狀橫被殘賊其賊是怨其
人何罪遂皆捨焉後轉大司馬仍領軍遷司徒出為定州
刺史昭好酒晚得偏風雖愈猶不能處劇務在州事委寮
屬昭舉其大綱而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師太尉謚曰武
齊受禪詔祭告直隸封太原王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長
子仲達嗣改封濮陽王次子定遠少歷顯職外戚中偏為
武成愛狎別封臨淮郡王武成大漸與趙郡王等同受顧
命位司空趙郡王之奏黜和士開定遠與其謀遂納士開

期略成趙郡之禍其貪鄙如此尋除瀛州刺史初定遠弟
李略穆提渡求其伎妾定遠不許因高思好作亂提渡令
臨淮國郎中金造遠陰與思好通後主令開府段暢率三
十騎掩之令侍御史趙秀通至州以贓貨事劾定遠定遠
更有變遂縊而死昭兄子叡

字佛仁父拔魏南部尚書叡幼孤被叔父昭所養為神
帳內都督封掖縣子累遷光州刺史在任貪縱深為文
武所責後改封九明縣公齊受禪除領軍將軍別封安定
侯叡無他器幹以外戚貴幸縱情財色為瀛州刺史聚斂
無厭皇建初封東安王大寧元年進位司空平高歸彥於

吳州還拜司徒河清三年濫殺人為尚書左丞宋仲美彈
兼經赦乃免尋為太尉以軍功進大司馬武成至河陽仍
遣總偏師赴縣甄叡在豫境留得百餘日專行非法詔免
官以王還策舉除太尉薨贈大司馬子子產嗣位開府儀
同三司

唐狄干善無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時以功割善無之
五臘汗山地方百里以處之後率部落北遷因家朔方干
鯁直少言有武藝魏正光初除掃逆黨授將軍宿衛於內
以家在寒鄉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師夏歸鄉里孝昌元年
北邊擾亂奔雲中為刺史費穆送于余朱榮以軍主隨榮

洛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封廣平縣公尋進郡
公河陰之役諸將大捷唯干兵退神武以其舊功竟不責
黜尋轉太保太傅及高仲密以武宰叛神武討之以干爲
大都督前驅干上道不遇家見候景不遠會景使騎追饋
之時周文自將兵至洛陽軍容甚盛諸將未欲南度干決
計濟河神武大兵繼至遂大破之還爲定州刺史不閑吏
誡事多煩擾然清約自居不爲吏人所忌遷太師天平初
以干元勳佐命討章 郡王轉太宰干尚神武妹樂陵長
公主以親地見待自 勤王常摠大眾威望之重爲諸將
所伏而最爲嚴猛曾詣京師魏譙王元弼子友於公門言獻
過常無能面折者于止色責之甚友大慙時人稱善惡贈
假黃鉞太宰給輜車轎曰景烈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
逆上書之時人謂之穿鎖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爲吉
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孫始竝知書干自建初配享神武廟
庭子伏敬位儀同三司卒子士文嗣士文性孤直雖鄰里
至親莫與通狎在齊襲封章武郡王位領軍將軍周武帝
平齊山東衣冠多來迎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
儀同三司隨州刺史文階文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
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厨
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

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絕迹
 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
 陪害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
 文獨口銜緋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
 辛俱足餘無所須上異之別賞遺之士文至州發摘姦諂
 長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實貨得千人奏之悉配防嶺南
 親戚相送哭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厲死者十八九於
 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搦撫楚盈前而
 哭者彌甚司馬京兆韋焜清河令河東趙達二人泣苛刻

長史有憲政時人語曰刺史羅殺政司馬蝮蛇瞋長史

含突判清河主喫人上聞歎曰士文暴過獨獸竟坐免未
 幾為雍州長史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親候貴要無乃必
 死此官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
 怨望士文從妹為齊氏孀有色齊滅後賜薛公長孫覽覽
 妻鄭氏始請之文獻后令覽離絕士文耻之不與相見後
 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婢以為妻由是君明士文並為
 御史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三子
 朝夕不繼親履無贍之者

韓勳字伯年太安狄那人也少有志操深沈喜怒不形於
 色神武鎮晉州引為鎮城都督及起兵於信都執着成六

策從破余未北於廣阿又從韓陵陣封平昌縣侯仍督中
 軍從破余未北於赤嶺再遷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
 巡秦州欲以執還仍賜城人戶別絹布兩疋州人田昭等
 七十二人皆誣云受唯乞留執神武嘉歎乃留焉頻以軍功
 進封安德郡公遷瀛州刺史在州聚斂為御史糾劾削除
 官爵未幾復其去德郡公歷位中書令司徒齊受禪封安
 德郡王執妹為神武所納生上黨王浹復以勳庸歷登台
 鉉常以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後拜大司馬從文宣征
 蠕蠕在軍暴疾薨贈假黃鉞太宰太師謚曰肅武皇建初
 配享文襄廟庭子晉明嗣天統中改封東萊王晉明有俠
 氣諸勳貴子孫中最留心學問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
 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廷欲起之嘗要地必以疾辭
 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紙乎
 武平末除尚書左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解官

段榮字之茂姑臧武威人也祖信仕沮渠氏後入魏以豪
 族徙北邊仍家於五原郡父連安北府司馬榮少好歷術
 專意星象正光中謂人曰吾今觀玄象察人事不及十年
 當有亂矣亂起此地天下因此橫流無可避也未幾如言
 祭初之杜洛周因奔余朱榮及神武起兵榮實成之神武
 南討勳留榮鎮信都仍授定州刺史時攻鄴未克榮轉輸

無闕神武入洛論功封姑臧縣侯轉授瀛州刺史蔡妻武
明皇后長姊也蔡恐神武招私親之議因推諸將竟不之
州尋歷相濟秦三州所在百姓愛之神武將圖關右蔡稱
未可反渭曲敗神武曰不用段崇言以至於此尋除山東
大行臺領本州流人大都督甚得物情卒贈太尉謚曰昭
景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二年重贈大司馬尚書令武威
王長子韶嗣

韶字孝先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略以武明皇后甥神武益
器愛之常置左右以爲心腹領親信都督神武拒尔朱兆
於廣阿憚兆兵衆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彊者
得天下之心尔朱裂冠毀冕拔本塞原芒山之會措紳何
罪殺主立君不脫旬朔天下從亂十室而九王躬昭德義
誅君側之惡何往而不克哉神武曰吾雖以順討逆恐無
天命韶曰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今
尔朱外賊天下內失善人智者不爲謀勇者不爲鬪不肖
失職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與挑戰敗之頻以軍功封下
洛縣男後廻賜父爵姑臧縣侯芒山之役爲賀拔勝所窘
韶從傍馳馬反射斃其馬追騎不敢進遂免賜鞍下馬并
金進爵爲公及征玉壁攻城未下神武不豫謂大司馬斛
律金司徒韓軌左衛將軍劉豐等曰吾每謂孝先論兵殊

有英略若比來用其謀可無今日之勞矣吾患危篤欲委
孝先以鄴下事若何金等咸曰知臣莫若君實無出孝先
者仍令韶從文宣鎮鄴召文襄赴軍顧命文襄以孝先爲
託令軍旅大事竝與籌之及神武崩侯景反文襄還鄴留
韶守晉陽委以軍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文宣
受禪除尚書右僕射遷冀州刺史天保四年梁將東方白
額潛至宿豫韶討之既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
陳霸先將攻廣陵尹今思謀襲盱眙三軍咸懼韶謂諸將
曰自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霸先外託同德內有
離心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雋等圍宿豫自倍

道赴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虞大軍卒至以王旗而奔進破
超達軍廻赴廣陵霸先遁走於師宿豫遣辯士喻白額白
額開門請盟盟訖廣白額終不爲用斬之并其諸弟竝傳
首京師封平原郡王歷司空司徒大將軍尚書令太子太
師以繼母憂去職尋起爲大司馬仍爲尚書令遷錄尚書
事并州刺史後與東安王婁叡平高歸彥遷太傅仍莅并
州爲政不存小察甚得人周文遣將率羌夷與突厥合
衆逼晉陽武成自鄴倍道赴之時大雪諸將或欲逆之韶
曰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遂大破之進位太
師周冢宰宇文護母閻氏先配中山宮護閻尚存乃因邊

境移書請還其母并通隣好韶以爲護外託爲相其實王也爲母請和不通一介之使據移送書恐示以弱且外許之待通和往復放之未晚不聽遂遣使以禮將送護得母仍遣將尉遲迥等襲洛陽韶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擊之軍次芒山下逗留未進武成召韶欲赴洛陽圍但以突厥爲慮韶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而羌闕逼是膏肓之病帝仍令韶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五日便濟河遇周軍於大和谷與將軍陣以待之韶爲左軍蘭陵王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上山逆戰韶且却引待其力斃下馬擊之周人大潰洛城圍亦即奔遁除太宰封靈武縣公天統三年除

左丞相四年別封永昌郡公食滄州幹武平二年出晉州道到定隴築威敵平寇二城而還二月周師來寇遣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往行達西境有栢谷城者敵之絕險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爲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會兵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日可盡遂攻之城潰仍城華谷置戍而還封廣平郡公是月周又遣將攻邊斛律光先率軍禦之韶亦請行五月到服秦城西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韶抽壯士從北襲之使人潛度河告姚襄城中內外相應進戰大破之諸將咸欲攻其新城

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
 其要道破服秦併力圖之從之六月徙圍定陽七月屠其
 外城時韶病在軍中謂蘭陵王曰此城三面重澗竝無走
 路唯慮東面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長恭乃設伏其
 夜果如策伏兵擊之大潰韶立見以病薨賜溫明祕器輜輶
 車軍校之士陣送至平恩墓以發卒起家贈假黃鉞相國
 太尉錄尚書事謚忠武韶出幼軍族入參幃帷功既居高
 重以婚媾之故望傾朝野而至於計略善於御衆得將士
 之心又雅性溫慎有宰相之風教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
 母以孝聞齊勳貴家罕有以孝者然僻於好色雖居要重

微服間行魏黃門郎二瑀妻皇甫氏緣瑀謀逆沒官韶美
 之上啓固請文襄賜之別宅處之禮同正嫡尤嗇於財親
 戚故舊略無施與其子深尚公主并省丞郎在家佐事十
 餘日事畢辭還人唯睚以一盃酒元妃所生三子懿深亮皆
 宦達懿字德猷尚潁川長公主拜附馬都尉襲封平原王
 位行臺右僕射兼殿中尚書太子寶鼎尚中山長公主隋
 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饒州刺史深字德深
 美容貌寬謹有父風天保中受父封始臧縣公尚東安公
 主位侍中韶病篤韶封深濟北王以慰其意入周拜大將
 軍郡公坐事死亮字德堪隋大業初位汴州刺史卒於汝

南郡守

韶弟孝言少敏言發有風儀齊受禪其兄韶以別封霸城縣侯授之歷中書黃門侍郎曲機密又歷秘書監度支尚書清都尹孝言本以勳戚致位通顯驕奢無權曾夜過其客宋孝王家呼坊人防援不時赴逐拷殺之又與諸淫婦密遊其夫覺又拷掠而殖時死內須果木課人間及僧寺備輸孝言采分向其私室種種植又殿內及園中須石差車從潭河運載復分車迴取事發出為海州刺史累遷吏部尚書祖珽執政將廢趙立之深引孝言為助加侍中孝言待物不平抽擢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於衆中抗言尚

下尚書山豈獨毀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對唯厲色遣下尋除中書監加特進又託韓長鸞並稱祖珽之短及珽出後孝言除尚書右僕射仍掌選恣情用捨請謁大行救浚京城北隍孝言監作儀司三司崔士順將作大匠元士將太子清都尹丞李道隆鄴縣令尉長卿臨漳令崔象成安令高子微等並在孝言部下與作日別置酒高會諸人驟行跪伏稱觴一壽或自陳屈滯更請轉官孝言意色揚揚以爲已任皆隨事報答許有加授富商大賈多被銓擢所進用人士咸是險縱之流尋遷左僕射特進侍中如故孝言

富貴憂後尤好女色後取婁定遠妻董氏大貶愛之為此
 內外不和更相糾列又於晉陽監作坐事除名徙光州隆
 化三敗後有教追還老言雖黜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
 風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業賦詩奏伎以盡歡洽
 雖草萊之士粗關文藝多引之賓館與同樂賞其資蹟者
 亦時乞遺特論復以此多之齊云入周位上開府

斛律金之阿六敗朔州教勸部人也高祖倍侯利魏道武
 時內附位大羽真賜爵蓋都公祖地戶殿中尚書父那
 瑛光祿大夫贈司空金性敏有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
 聖知焉步多步嗅地知軍在遠近以為軍王與懷朔鎮將

楊鈞送蠕蠕王阿那瓌瓌見金獵射歎其工及破六韓拔
 陵構逆金擁眾屬焉者金為王金度陵終敗乃統所部叛
 陵詣雲州魏除為第二領人酋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

曰鴉臣仍稍引南出黃瓜堆為杜洛周所破與兄平二人
 脫身歸介休蔡為別將老燕立賜爵集城另位金紫光祿
 大夫神武客懷匡復金皆成六謀太昌初為汾州刺史進

爵為侯從神武破紇豆於河西沙苑之役神武以地阨
 少却軍為西師所乘遂與張善原以薄壁營點兵莫有

應者神武將集兵便戰金曰眾散將離其勢不可復用且
 急向河東神武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神武乃還於是大

朝喪甲子八萬侯景歛西魏刀人持大旗守河橋衣日厚
 射之不入賀拔仁候其轉面射一發斃之是役也無金先
 請還幾至危矣及高仲密西叛周文攻洛陽從神武破之
 還除大司馬改封石城郡公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
 苦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司馬子如教為
 金字作屋况之其字乃就神武重其古質每誡文襄曰爾
 所使多漢有讒此二者勿信之及文襄嗣事為肆州刺史
 文宣受禪封咸陽郡王天保三年就除太師四年解州以
 太師還居百陽車駕幸其第六宮及諸王盡從置酒極夜方
 罷帝欣甘世詔金第二子豐樂為武衛大將軍賜帛五千

謂曰公元勳佐命父子忠誠朕之結以婚姻永為藩衛仍
 詔金孫武都尚義寧公主成禮之日帝從皇太后幸金宅
 皇后太子諸王皆從其見待如此後蠕蠕為突厥破散慮
 其犯塞詔金屯兵白道以備之多所俘獲并表陳盧可取
 狀文宣乃與金共討之進位右丞相食齊州幹遷左丞相
 帝晚年敗德嘗持稍走馬以擬金曾者二金立不動於是
 賜物二段孝昭踐阼納其孫女為皇太子妃詔金朝見聽
 乘步挽車至階武成即位禮遇彌重又納其孫女為太子
 妃金曾遣人獻食中書舍人李若誤奏云金自來武成出
 昭陽殿敕侍中高文遠將羊車引之若知事誤更不敢出

映廊下文還還覆奏帝罵若二空頭漢今殺亦不加罪金
 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
 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皆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
 主尊寵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諳書聞古來外戚
 梁豈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人如女若無寵天子嫌
 之我家直以立動抱忠致富豈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
 為憂天統三年薨年八十贈假黃鉞相國太尉公贈錢百
 萬謚曰武子光嗣

光字明月馬面彪身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初為侯景
 部下彭樂謂為敵曹一解津家小兒不可三度將行後奪

一名以庫直事文 襄從出野見鴈雙飛亦文襄使光馳射
 之以二矢俱落焉 後從金西征周文帝兵史莫孝暉在行
 間光年十七馳馬射中之因禽於陣神武即擢授都督封
 永樂子又嘗從文襄於洹橋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
 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鵬也丞相屬邢子高歎曰
 此射鵬乎也當時號洛鵬都督齊受禪別封西安縣子皇
 建元年進爵鉅鹿郡公時樂陵王百年為皇太子求妃孝
 昭以光世載醇謹納其長女為太子妃歷位太子太保尚
 書令司空司徒河清三年周大司馬尉遲迥齊公憲庸公
 王雄等眾十萬攻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戰於三山迥等

大款光親射雄殺之迴憲僅而獲免仍禁京觀武成幸洛陽策勳遷太尉初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之西度恒以冬月中河灌冰及帝即位朝政漸紊齊人推冰懼周兵之逼光息言國家常有吞函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耽聲色先吳武成納光第二女為太子妃天統元年拜皇后光轉大將軍三年六月父薨去官其月詔起光及弟羨竝復位秋除太保襲齊威陽王遷大傅十二月周軍圍洛陽壅絕糧道武立元年正月詔光率步騎三萬禦之鋒刃繞交周將宇文桀眾大潰直到宜陽軍還擊周齊王憲等眾大潰詔加右丞相并州刺史其年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公龍門二城與憲相持憲不敢動二年率眾築平隴等鎮戍十三所周柱國袍畢公普屯威柱國章孝寬等來逼平隴光與戰於汾水大破之周遣其柱國統干廣略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戰於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敕令健以兵散光以功勳者未得慰勞若散恩澤不施乃密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還留軍還將至紫陌光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逼心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左丞相別封清河郡公光嘗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尔後珽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過聞

之及怒珽知光忿賂其從奴搯頭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
抱膝歎曰盲人用權國必破矣珽省事褚士達夢人倚戶
授其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將留何
處人以告珽珽占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留人合成律
字非真者解解律於我不實士達又言所夢狀乃其父形
也珽由是懼又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
之田光言於朝曰此曰神式以來常種禾飼馬以擬寇難
今場無乃闕軍務也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婆租賃之於
是言無菜賒買於人負錢三百萬其人訴焉光曰此菜則
是也

周將韋孝寬懼光乃作謠言令間諜漏之於朝曰百斗飛
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樹不扶自豎班
讀之曰盲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言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
之於路提婆聞以告其母令萱以饒言為斥已盲老公謂
祖珽也遂協謀以謠言啓帝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
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可畏帝以
問韓長鸞鸞以為不可事廢光又嘗謂人曰今軍人皆無
襁袴後宮內參一賜數萬匹府藏稍空此是何理受賜者
聞之皆曰天子自賜我關相王何事珽又通啓求見帝使
以庫車載入珽因請問唯何洪珽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即

欲施行長鸞以為無此理未可璉未對洪珪進曰若本無
 意則可既有此意不決行萬一幸泄如何帝然洪珪言而
 猶預未決班令武都妾兒顏玄告光謀為不軌又令曹魏
 祖奏言上將星盛不誅必有災禍先是天狗西流占曰秦
 地紫秦即咸陽也自六廟及光宅竝見血先是三日鼠常
 晝見光寢至常投食與之一朝三鼠俱死又牀下有二物
 如黑脂從地出走其一臍滑大蛇屢見屋脊有聲如彈丸
 落又大門橫木自焚擣衣一口自移既而丞相府佐封士讓
 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敕令 放兵散光令軍逼帝京將為
 不軌不果而止家藏弩甲 僅千數每使豐樂武都處陰

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謂何洪珪曰人心亦大
 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珪馳召祖
 璉告之又恐追光不從命璉因請賜其一駿馬令明日乘
 至東山遊觀須其來謝 因執之帝如其言光將上馬頭眩
 及至引入涼風堂劉桃 奴自後撲之不倒光曰桃枝常作
 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挑 以與力士三人以弓絃貫其頸遂
 拉殺之年五十八血流 地刻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
 其反族滅之使二千石 邢祖信堂簿籍其家璉於都省
 問所得物祖信曰得三十 五張宴射箭一百貝刀七口賜
 稍二張璉又厲聲曰更得 何物曰得棗子枝二十束換奴

僕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即以杖之一百大慙之下聲曰
朝廷已加重刑即中何可分雪及出人尤其抗自相信慨
然曰好宰相尚死我何憚餘生祖信少年時父孫為李庶
所卿因詣庶謂庶曰斬一見卿還辭卿去庶父諧杖庶而
謝焉光居家嚴肅氣子之若君臣雖極責盛性節儉簡聲
色不營財利杜絕饋餉門無賓客罕與朝士交言不肯預
政事每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將有表疏令人執筆口
占之務從省實行兵用匈奴下法吉凶無不中憲官未定
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為士卒先一有罪者
唯大校搗背未嘗妄以衆皆與為之死且賜之錢以明周人
言歸教七年人不然爾十倍周人即歸之在西元築定
諸諸城馬上以鞭指其所取地皆如其言拓地五百里而
未嘗伐功板築之役雖樸人士頗稱其嚴自結髮從戎未
嘗失律深為隣敵懼憚一非既不彰一旦屠滅胡野宿之周
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內後又入鄴追贈上柱國宗國公指詔
言曰此人若在朕豈得至鄴長子武都位特進開府儀同
三司梁究二州刺史所在唯事聚斂光死遣使於州斬之
小子鍾三百數歲獲免周武襲封宗國公陪開皇甲卒於
重騎將三

美云豐樂少機警三騎射
四清三年為都督幽州刺史其

三突厥十餘萬寇州境美

從諸將禦之突厥皆言軍容齊

整遂不敢戰遣使求款附

入統元年五月突厥以汗遣使

請朝言自是歲時不絕美

有力焉詔加行臺僕射美以虜

虜犯邊塞自庫推成東石

不海二千餘里其間凡有險要

或斬山築城斷谷起障

直立凡邏五十餘所又導高梁

水北合易京東會於潞田

以灌田公私獲利在州養馬二

千匹部曲三千以備邊

厥謂之南面可汗四年遣行臺

尚書令別封高城縣侯

歷事數帝以謹直稱雖極榮寵

不自矜尚以合門貴盛

以為憂武平元年乃上書推讓

乞解所職詔不許其年秋

進爵荆山郡王美慮禰使人騎

快驃迎至鄴無日不得音問

後二日鄴使不至家人乞

憂之又夢著枷鎖勸豐樂

凍奔突厥美不從占其夢曰枷

者加官鎖者鎖鎖吉利及光

誅敕中領軍賀拔伏恩等十

餘人馳驛捕之遣領軍大將

鮮于桃枝洛州行臺僕射

獨孤水業便發定州騎卒

續進伏恩等既至門者白美曰

使人衷甲馬汗宜閉城門

美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迎之遂

見執死於長史聽事謂其妻

曰啓太后臣兄弟死自當知

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為皇

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

得不敗并害五子年十五已

下者皆之美未誅前忽令其

在州諸子五六人鎖頸乘驢

出城合家泣送之至閭日晚

而歸吏人莫不驚異行燕都守為嗣明道術之士也為美
所欽竊問之答云須有攘厥數日而有此變美及光竝工
騎射少時獵父金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
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日豐樂世衰矣每日今出日還
即効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掖美獲雖多非要言之所光
恒家賞美或被接人問其故云明月必背土著前豐樂隨
處即下手數雖多去兒遠矣聞者服其言金兄平少便弓
馬神武起以都督從皇建初封定陽郡公後為青州刺史
卒贈太尉

論曰齊神武以孟陽戎馬之地霸圖收屬練兵訓旅造制

權鄴都機務情寄深遠孫騰高隆之司馬之好等俱不
能清貞守道以康亂為懷而厚斂貨財填彼溪壑音蕭何
之鎮關中荀彧之居許下不亦異於是乎願之入輔貴
以益縱厚過崔暹奪其霜簡不然則君子屬厭豈易聞焉
一曰定以少相親畫情深托狎義非三昧恩結寵私歎德
一曰備坐以台輔消難去齊歸周義非殉國向背不已晚又
一曰一之謂甚胡可一而無膺之風素可重幻之清簡自立
一曰人得者嘗表尉景妻昭唐欲下轉軌等竝以外戚近親
一曰嘗之與位非寵進功籍勢成附重變鱗鱗為佐命之
首及遂以常人之才而四起郡忠正將以志除朝黨謀逐

後且而信約委凶以令其亂遂使庸暨驍蓋威見誅敗
空一時莫之於此鄙語曰利以昏智沉定遠非智者乎段
宗以烟賊之害而得來之會功伐之地亦足稱焉昭光輔
君之隆門業等出當關外或任處留臺以指應之朝終
其言言高言侯多聖言為有齊上將豈其然乎當以志謝於
功而不渝實不以威權御物不以智數要時欲求覆餗其
可得禮云率性之謂道此其効歟斛律金以神武撥亂
之始明表成上業忠款之至成此大功故能終身遐年位高
百辟無不歸之其動之微也纔及後嗣遂至誅夷既而
兵權暗同藉略臨敵制勝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隔平將四
紀以高氏霸王之期屬宇文草創之日出軍薄伐屢挫兵
威而太寧已還東隣浸弱關西前收巴蜀又珍江陵叶建
旄而用武成并吞之壯志光每臨戎誓衆式過邊鄙戰則
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氏必致拘原之師秦人無復
啓關之策而世亂讒勝詐以震主之威主暗時艱自毀藩
籬之固昔李牧之為趙將也北翦胡寇西却秦軍郭開譖
之牧死趙滅其議誅光者豈秦之反間歟何同術而同云
也內今諸將解體外為疆隣滅讎嗚呼後之君子可為深
戒者歟

卷之四十一
二十一

北史卷四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北史五十四

孫奉

陳元康

列傳四十三

五十五

孫奉

陳元康

杜弼

房謨

張纂

張亮

張曜

王峻

王紘

孫奉

陳元康

敬顯儔

平顯

唐邑

白建

元文遙

趙彥深

赫連子悅

馮子琮 子慈明

卽基 子茂

孫寒字彥舉樂安人世寒少勵志勤學自檢校

遷國子助教太保崔光引修國史歷行臺即後孫

反逃於王元景家遇赦乃出孫騰以宗情薦之齊神武未

被知也會神武西征登鳳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

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皆辭請以舉代神武乃引舉入帳

自為吹火催促之舉神色安然援筆立就其文甚美神武

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專與之筆文能通鮮卑語兼宣傳號

令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妻韋氏既士人子女之兼色

貌時人榮之文襄初欲之知朝政神武以其年素

許舉為致言乃果行恃此自乞特進文襄但加散騎常侍

時大括人為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

安其家於是所獲甚衆塞之計也塞學遠行薄刑邵嘗謂
曰須更讀書塞曰我精騎二千足敵君廳平數萬塞少時
與溫子昇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
塞要其爲誓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君便是何勞且曰塞悵
然曰卿不爲誓事可知矣塞常服棘刺九李諧調之曰卿
應自是何假外求坐者皆笑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塞飲
酒醉甚而卒神武親臨之曰折我右臂贈吏部尚書青州
刺史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父終德魏濟陰內史元康貴贈
文尚書蓋曰貞元康超涉文史機敏有幹用魏正光中
從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臨清男普泰中除主書累遷司
徒高昂記室初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塞劇飲塞醉死神
武命求好替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謂季式曰卿飲殺我
孫主簿魏收作文書都不稱我意曰徒嘗道一人謹密是
誰季式以元康對曰是能夜闇書快吏也召之一見便授
大丞相功曹內掌機密善陳事之心不爲華藻遷大行臺都
官即封安平子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神武臨行留元
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
憶神武甚親之曰如此人世間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
佐也時趙彥深亦知機密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

性又柔謹神武之伐劉蠡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氈元康於
氈下作軍書颯颯運筆筆不及凍俄頃數紙及出神武目
之曰此何如孔子邪神武嘗怒文襄親加歐蹋極口肆罵以
告元康元康俯伏泣下露地曰王世世子過矣神武曰我
性急贖阿惠常如此元康大啼曰一度為甚况常然邪神
武自是為之懲忿時或恚撻輒曰勿使元康知又謂左右曰
元康用心誠實必與我兒相抱死高仲密之叛神武知其
由崔暹將殺之文襄匿暹為之請神武曰我為尔不殺然
須與苦手文襄乃出暹而謂元康曰暹若得杖不須見我
及暹見神武將解衣受罰元康趨入止伍伯因歷階升曰
王方以天下付世子世子有一崔舊進不能免其杖父子尚
爾况世間人邪神武意解曰不由元康崔舊得一百乃捨
之文襄入輔居鄴下崔暹崔季舒崔昂等竝被任用張亮
張徽纂竝為神武待遇然皆出元康下神武每與元康又
語文襄門外待接之時人語曰三佳二張不如一康左衛
將軍郭瓊以罪死子婦范陽盧道虞女也沒官神武啓以
賜元康為妻元康地寒時以為殊賞元康遂棄故妻李氏
識者非之元康便辟善事人而不能平心處物溺於財利
受納金帛不可勝紀責負交易遍於州郡為清論所譏從
神武於芒山將戰遺失陣圖元康冒險求得之西師既敗

魏書卷一百一十一

七史列傳四十一

四

神武會諸將議進取策或以爲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
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
須乘勝追之神武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前沙苑
還軍彼尚無伏今者奔敗何能遠謀捨之必成後患神武
不從累遷大行臺左丞及神武疾篤謂文襄曰芒山之戰
不用元康言方貽汝患以此爲恨死不瞑目事皆當與元
康定也神武崩祕不發喪唯元康知之文襄嗣事自晉陽
將之鄴令元康預作神武條教數十紙留付段孝先趙彥
深在後以次行之別封昌國縣公以從嘉名侯景反文襄
逼於諸將欲殺崔暹以謝之元康諫曰今枉殺無辜虧廢
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朝錯前事願公慎之
文襄乃止高岳討侯景未克文襄欲遣潘相樂副之元康
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堪敵景
時紹宗在遠文襄欲召見之恐其驚駭元康曰紹宗知元
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誠款元康欲安其意故
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乃任紹宗遂破景賞元康金
五十斤王思政入潁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曰公自
匡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城將陷願公
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業文襄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
必可拔文襄乃親征潁川益發衆軍決既至而克之賞元

康金百鎰初魏朝授文襄相國齊王諸將皆勸恭膺朝命
元康以為未可崔暹因間之薦陸元規為大行臺郎欲分
元康權元康既貪貨賄文襄內漸嫌之又欲用為中書令
以閑地處之事未施行屬將受魏禪示康與楊愔崔季舒
並任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文襄家倉頭蘭固成掌
厨與其弟阿改謀害文襄阿改時事文宣常執刀從期聞
東齋叫即加刃於文宣時文宣別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
成因進食置刀盤下而殺文襄元康抱文襄文襄曰可惜
可惜與賊爭刀鬚解被刺傷重腸出猶手書辭毋口占祖
孝徵陳權宜至夜而終時年四十三時楊愔狼狽走出遺

一靴崔季舒逃匿于廁庫食紇美舍樂桿賊死散都督
師羅戰傷監厨倉頭薛豐洛率人持薪以赴難乃禽盜
固成一名京事見齊本紀祕文衣凶問故殯元康於宮中
託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明年乃贈司空謚曰文穆死
康卒後母李氏哀感發病而終顯唐宗郡君謚曰貞元
康子善藏嗣善藏溫雅有鑒裁以給事中侍郎隋開皇
中尚書郎大業初卒於彭城郡其務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祖立少衡淮南太守父慈度繁
時今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一寄郡學受業同郡甄琛
為定州刺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應答如響大歎異之命

其子指寬與交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差嘗許
以主佐之才澄琛還洛稱之丞相高陽王等多相招命但
父祖官薄不獲優叙以軍功起家征虜府墨曹參軍典管
記弼長於筆札每為時輩所推尋昌初除太學博士遷先
州曲城令為政清靜遠近稱之弼父在鄉為賊所害弼居
喪六年以常調除侍御史臺中彈奏皆見信任俄同富泰
西伐詔弼監軍及秦失利自殺弼與其徒六人走還陝州
刺史劉善讓送晉陽神武責以不諫爭賴房謨諫以免累
遷大行湛即中又引典掌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
書數直付空紙即令宣讀承聞密勸受禪神武舉杖擊走
之相齊法曹辛二炎諸事云取炎讀著為樹神武怒

其犯譴校之於前弼進曰孔子言讒不言在子炎可怒神
武罵曰眼看人瞋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許步
呼還子炎亦蒙宥義在鄴聞之謂楊愔曰王左右賴此
人天下蒙利豈獨吾家也初神武自言易東出改余朱氏
貪政使人入村不飲飲酒及平貞治漸行弼以文
武在位平有廉潔言之神武中二一又我語爾天下濁
亂習俗已久今督將不在西三一相招誘人情
去留未定江東復一老一行重一禮樂中原
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一志一法一將盡投

士子悉奔蕭衍則何以爲國爾且少待吾不忘之及
將有沙死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指諸勳貴掠
奪百姓神武不答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稍以來
道使弼言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神武然後喻
之曰箭雖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賴喪蒐
膽諸勳人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剽大弼頓顙
謝曰愚人不能至理後破老山軍命爲露布弼即書絹會
弼草以功賜爵定陽縣男奉使詣闕帝見之九龍殿
問弼精學卿有所問經 佛性法性 弼曰正是一
理又問曰說者言皆言法 性寬佛性性如可 巧云行見成
寬在極成極若論性體非性非寬詔曰說言成寬成極何
得非極非寬弼曰若定是見則不能爲極若定是極亦不
能爲寬以非寬非極所成非異能成恒 上稱善引入經
原賜地持經一部帛百疋 性好各理探味玄宗在車恒
帶經行注老子道德經二 長上之遷廷尉卿會梁貞陽
侯蕭明等入苑彭城大郭 高帝行臺慕容紹宗討之詔
弼爲軍言攝行臺左丞臨發 又襄賜弼馬一疋曰此廐中
第二馬孤伯自乘却以爲贈 今陳政要司爲蓋識者弼
曰天下大務莫過刑賞二端賞 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
人使天下之人服二事得矣 善美之善美大祝曰言雖

北史卷之二十一

不多於理甚矣理主而別破蓋謂破信言於西陽後魏
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佛理甄祐弼升師子座莫有能屈
帝歎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也胸中遣王思政據潁州
廷以弼行潁州攝行臺左丞及規以平文襄曰卿試論
思政所以禽弼曰思政不察逆順之理不識大小之形不
度強弱之勢有此三蔽宜其俘獲之襄曰古有逆取順守
大吳困於小越弱燕能破強齊卿之三義何以自立弼曰
王若順而不大大而不強強而不順於義或偏得如聖旨
今既恭備鄙言可以還立文宣作相位中書令仍長山進
爵為侯弼志在匡贊知無不為及受命以預正策功還爵
侯弼別封長安縣伯常與州邵屬儒士共論名理邢以
為人死還生恐是為蛇畫足弼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
而能有不以為疑因前生後何獨發怪邪云聖人設教本
由勸獎故懼以有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
信四時言則為經行則為法而云以靈示物以詭勸人安
得使北辰降光龍宮豈信既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
弘獎風教為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即真教何謂非實邢云
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知聚而為物不得言無不之
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氣則無不之此乃形骸竟游往
而形盡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也全無之將焉適刑

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
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不
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丘又狄立血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其
後別與邢書前後往復三冊三冊理屈而止文多不載又以
本官行鄆州事未發為客客曰弼謀反案察無實又乃見
歷因此絕朝見復坐第二子廷尉監臺卿斷獄稽遲與寺
相為郎中封靜哲所訟徙臨海鎮時楚州人東方白額

等所攻弼率厲城人終得全

除膠州刺史弼所在清靜廉

士子惠施留并易上下殷名

在霸朝多所匡正及文宣

猶有諫言帝又嘗問弼治

會須用中國人帝以為譏

言高德正居要不能下之乃至於衆前面折德正德正深
以為恨數言其短又令主書杜永珍密啓弼在史中曰受
人屬大管婚嫁帝內衛之弼恃舊仍有公事陳請十年夏
上因飲酒積其憊失遣使就州斬之尋悔驛追不及子
及遠徙臨海鎮次子臺弼先徙東豫州乾明初竝得還鄆
天統五年追贈弼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武平元年
又贈驃騎大將軍謚曰文肅此字子美學業不如第臺弼

而幹局過之武平中位大理少卿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
吏部郎中隋開皇中終於開州刺史子公贍仕隋位安陽
令公贍子之松大業中起居舍人

臺卿字少山好學博覽解屬文仕齊位中書黃門侍郎修
國史既居清顯忘害人物趙彥深和士開高阿那肱等親
口之後兼尚書左丞省中以其耳聾多戲弄之下辭不得

一著乃至大罵臺卿見其口動謂為自陳令史又故不曉
喻訓對往往乖越聽者以為嗤笑及周武平齊歸鄉里以
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隋開皇初以徵八朝臺卿採月令觸

與廣之意書各六編齊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帛二百疋
患耳不堪吏職請脩國史齊著作郎後致仕終於家有集
十五卷撰齊記一十卷竝行於世無子

房謨字敬放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本姓屋引氏少淳
厚雖無造次能而沈深內敏正光末歷位昌平代郡太守
所在著廉惠及六鎮亂謨率郡人入九岷山結壘拒守時
外無救援乃率所部奔中山遇鮮于脩禮之亂朝廷以謨
得北邊人情以為假燕州重北轉至幽州高為脩禮所執
仍陷葛榮榮敗余朱榮召授行營州軍事除太寧太守榮
死其實徵兵謨不應前後斬其二使遣弟毓詣關孝莊以
毓為都督毓弟欽為行臺竝持節詣謨同為總略及京都

滄復爲賊黨建州刺史是蘭安定執繫州獄蜀人聞謨被
囚竝叛安定於是給謨弱馬令軍前慰無諸賊見謨莫不
遙拜謨先所乘馬安定別給將士戰數蜀人得之謂謨遇
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乘騎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
言此房公馬也其結愛人心如此余朱世隆聞而嘉之捨
其罪以爲東北道行臺又余朱氏敗濟州刺史侯景以謨
先款附推謨降首謨以受眷亦不且先爲反覆不從其
計神武入洛再遷潁川太守魏子武帝入關神武以謨忠
貞遣其弟毓爲大使持節勞問時軍國未寧徵發煩速至
有數使同徵一物公私勞擾謨謂事遣一使下自催勒朝
廷從之微爲丞相右長史以清直甚被賞遇謨悉心盡力
知無不爲前後賜其奴婢率多與放神武後賜其生口多
黥面爲房字而付之神武討關右以謨兼大行臺左丞長
史如故摠知府省務天平三年行定州事請在左右拾遺
補闕固不肯行神武責而罷之未幾出爲兗州刺史謨選
用廉清廣希恩信委屬守令有犯必知雖號細密百姓安
之轉徐州刺史始謨在兗州彭城慕其教化及爲刺中合
境欣悅謨爲政如在殺立先是當州兵嘗奪佐驅使飢寒
死病動至千數謨至皆加檢勒不令煩擾以休暇代洗
沐督察主司親自檢視又使傭賃令作衣服終歲還家無

不温飽全濟其多時梁魏和好使人入其界者咸稱歎之
神武與諸州刺史書叙謨及廣平太守年數廣宗太守實
瑗平原太守許參良等清能以為勸勸謨曾答神武以天
下未寧宜降婚勳將收將士心深見納魏朝以河南數州
御俗綰濫退絹一疋徵錢三百人庶苦之謨乃表請錢絹
兩受任人所樂朝廷從之徵拜侍中監國史謨無他材學
每求退身不許尋兼吏部尚書加衛大將軍以子子遠罪
解官久之詔復上將軍起為大丞相左長史後除晉州刺
史如驃騎大將軍文攝南汾州事先時境接西魏土人多
受其官為之防守至是酋長鎮將及都督守令前後降附
者三百餘人謨撫接教勸人樂為用爰及深險胡夷咸求
歸服謨常以已祿物充其饗齊其襄嘉之聽用公物西魏
懼乃增置戍戍慕義者自相糾合擊破之自是龍門已北
西魏戍皆平文襄特賜粟千石絹二百疋班示天下卒於
州州府相帥贈物及車牛妻子遵其遺志拒而不納謨寡
嗜慾貞白自守然內營家產足為富贖不假官俸是以世
稱清白贈司空謚曰文惠謨與子結婚盧氏謨卒後盧氏
將改適他姓有平陽廉景孫者少厲志節以明經舉郡孝
廉為謨所重至是訟之臺府不為理乃持繩詣神廟前北
面大呼曰房謨清吏忠重高祖及其死也妻子見陵神而

有知當助申之今引十於地下便以繩自經於樹衛士
見之救解送所司朝廷哀其至誠命女歸房族讓前妻子
子遠險薄謨甚嫌之不以為子列時以謨為後妻盧氏所
謂神武亦以責謨謨陳其惡神武弗信自收恤之令與諸
子同學父乃令還後與任忠等謀殺神武事發神武歎曰
知子莫若父信哉因上言勞謨鄭述祖李道璠三家理宜
從法竊以謨立身清白履行忠謹鄭仲禮嚴祖庶兒晚始
收拾李世林生自外養屬絕本宗三人特乞罪止一勞魏
帝許焉及謨太子廣嗣廣弟恭懿恭懿字慎言沈深有句
量達於從政仕齊平恩令齊陰太守位有能名齊止不為
調後預尉逢洵亂廢于家隋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舉為
新豐令政為三輔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以所得賜
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又振貧人上聞止之時雍
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必呼恭懿至榻前訪以化下之術
威又薦之歷澤德二州司馬盧愷復奏其政美上甚異之
復賜以帛語州朝集稱為勸勵之首以為上天宗廟之所
祐助豈朕寡德能致朕即拜為刺史卿等宜師之乃下詔
褒美因授海州刺史未幾國子博士何妥奏恭懿尉逢洵
之黨威愷曲相舉薦上大怒恭懿竟放嶺南未幾徵還至
洪州卒論者寃之

張亮字徽慕代郡平城人也初事尔朱荣又為尔朱兆長
史使於神武遂被顧識及相州城拔參丞相宣事封武安
縣伯累遷神武行臺右丞從征玉璧大軍將還山東至晉
州忽遇寒雨士卒饑凍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時纂
為別使遇見輒令開門內之分寄人家給其火食多所全
濟神武聞而善之纂性便僻事神武二十餘歲通傳教令
其見親賞文宣時卒於護軍將軍

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初事尔朱兆兆奔秀容左右
皆密通誠款唯亮獨無啓疏及兆敗竄於窮山令亮及倉
頭陳山提斬己首以降帝帝不忍兆乃自縊於樹亮因伏屍

哭神武嘉歎之授一相府參軍漸見親待委以書詔之任
天平中為文襄行一郎中典七兵事雖為臺郎常在袖中
左右遷右丞高仲一之叛與大司馬斛律金守河陽周文
帝於上流放火船於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皆載長鎖
鎖頭施釘火船將至即馳小船以釘釘之引鎖向岸火船
不得及橋橋全亮之計也後自太中大夫拜幽州刺史
亮嘗夢亮於山上持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
君其為幽州乎數月而發果遠尚書右僕射西南道行臺
亮性質直勤力強濟濼為神武文襄信安然少風格好財
利又左右不能廉潔及歷數州咸有黷貨之號天保初

別封安之縣男位中領軍空贈司空時霸府又有趙起徐
遠者並見任委起廣平人性沈謹神武類以為相府騎兵
二局典兵馬十餘載至文宣即位累遷大鴻臚卿雖歷九
卿侍中常以本官監兵馬出內居腹心寄與二張相亞武
平中卒於師贈都督滄州刺史遠廣空之為丞相騎兵參
軍事深為神武所知累遷東楚州刺史政有恩惠郭邑大
火城人亡產業遠躬自赴救對之流涕仍為經營皆得安
立卒於衛尉卿起遠前書並有傳更無異迹今附此云

張曜字靈光上谷昌平人也少貞謹韓軌為御史劾州府
僚左及執左右以臧注網者百餘人惟曜以清白免天保

初賜爵都鄉男累遷尚書右丞文宣自近出令曜居守帝

夜還曜不時開門勤兵嚴備帝駐驛門外久之催迫甚急

曜以夜深須火至而識門乃可開於此獨出見帝帝笑曰

卿欲効郭君章也乃使曜前開門然後入嗟賞之賜以錦

綵大寧初遷秘書監曜歷事累世奉恪勤感見親待未

嘗有過每得祿賜輒散之宗族性節儉率素車服飲食取

給而已好讀春秋月一遍時人比之賈梁道趙彥深嘗謂

之曰君研尋空氏豈求社服繆邪禮曰何為其然乎左氏

之書備敘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法幾故勸已溫

尋非欲詆訶古人得失也天統元年奏事暴疾仆於御前

武成下坐臨視不應帝泣曰矣我良臣也旬日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貞節

王峻字密嘗靈立人也明樞有幹略歷事神武之裏為相府佐賜爵安平男除營州刺史營州地接邊賊數為人患峻至州遠設斥候廣置疑兵賊不敢發合境獲安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室韋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絕至是峻要其行路大破之虜其酋帥厚加恩禮放遣之室韋遂獻誠款朝貢不絕峻有力焉蠕蠕主菴羅辰東從峻設伏大破之於此道走歷位尚書河清中位南道行臺坐違格私度禁物并盜截重糧有司定斬刑家口配沒詔決鞭一百

除名配甲坊編其家口武平初卒於侍中贈一司空

王紘字師羅太安弘農人也父基頗讀書有智略初從葛榮與周文帝相知乃周文據關中神武遣基與長史侯景同往焉周文留基不遣後乃逃歸歷南益北豫二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斂然性和直吏人不甘死苦後為奴所害贈吏部尚書紘善騎射愛文學性敏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撫其背曰讀何書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為下不亂元貞曰吾豈驕乎紘曰君子防未然亦願留意元貞稱善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為當左右尚書敬顯雋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

卷之四十一 三

被髮左衽以此言之右衽應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
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
早慧賜以名馬興和中文襄召為庫直奉朝請文襄遇禍
紘冒刃捍禦以忠節進爵平春縣男頗為文宣所知為領
左右都督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紘曰亦有大苦帝
曰何苦紘曰長夜荒飲不悟國破是謂大苦帝默然後責
紘曰爾與紘奚舍樂同車戎兄舍樂死爾何不死紘曰君
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堅力薄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獻反
縛之長廣王瑛頭帝于刃將下紘呼曰楊遵彥崔季舒逃
難位至漢射尚書曹芝危致命之上翻見屠戮曠古未有此
事帝投刃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念之之後拜驃騎大將
軍武平初加開府儀同三司上言突厥與周男女來往必
相影響南北寇邊宜為之備五年陳人寇淮南封輔相議
討之紘曰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莫若薄
賦省徭息人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
之以道德天下皆皆肅清豈直江南偽陳而已高阿那肱
謂衆曰從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彞衆侍中聘周使還
即正未幾卒紘好著述作鑿謫二十四篇
敬顯傳字孝英陽平太平人也少英佚從神武信都義舉
歷位度支尚書神武攻鄴顯舊督造土山以功封永安縣

卷之四十四

侯出內多歷顯官所在著名河清中卒充州刺史長
瑜武成時為廣陵太守多所受納刺史陸駿將表劾之以
貨事和士開以書屏風詐為長瑜獻武成大悅駿表尋至
遂不問焉遷合州刺史隱於陳卒于德亮齊亡後負屍歸
德亮隋開皇中卒於尚書郎

車璽字明達燕郡劇人也祖延魏安平太守父勝安州刺
史璽少聰敏受學於徐遵明受詩禮於私農楊文懿通大
義不為章句雅有豪俠三州舉昌末見天下將亂乃之洛陽
與慕容儼以客騎馬為遊擊擊弓矢擊性巧夜則胡書以
其衣食俄奔於朱際榮上尊之以軍功累遷襄州刺史神

武起兵信都璽棄州自歸即授本心口文襄輔政封西平縣
伯遷懷州刺史璽奏請於州西故却關道築城以防西軍
從之尋而魏將楊標來攻時新築一城糧仗未集素之水
南門內有大井隨汲即竭璽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而井
泉湧溢有異於常合城取足揚示以取人將士既觀非常身
氣自立揚標敗以功進開府儀同三司累遷揚州刺史其
妻生男璽因喜酣醉擅免境內囚徒免關中細作二人醒
而知之妻自劫之官符原其罪眼犢百頭羊二百口酒
百石令作樂河清二年重拜懷州刺
愛妾而劉即送之仍謂人曰老公生一何劉與死何異要自

為身計不得不然後立於都官尚書
敬嗣輕險在親其秘所至禽獸不共
參軍為并州都督秦三所殺

唐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也其先白
壽陽今邕貴籍司空公邕少明敏右

曹以幹濟見知擢為文襄大將軍
文宣部分將校鎮壓四方夜中召邕

重之天保初稍遷給事中兼中書舍
人封廣漢鄉男及從

征突虜黃門侍郎袁猛舊典騎兵事
至是為割配遲留鞭

杖一百仍令邕監騎兵事以猛賜
口文宣頻年出塞邕必

陪從專掌兵機承受敏速自軍吏已
上勞效由緒無不諳

練占對如響或御前簡閱邕多不教
文簿唱官名未嘗謬

誤七年於羊汾堤講武令邕摠為諸
軍節度事畢仍監宴

射之禮親執其手引至太后前坐於
丞相斛律金上啓太

后云邕一人當工仍別賜錢綵邕北
唯強濟明辯亦等揣

上意是以委任彌重帝嘗白太后二
邕手作文書口且亂

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中六座
賜物又嘗解所服青

鼠皮裘賜邕云然意在與卿共弊陰
兼給事黃門中書舍

人文宣嘗登并州童子生寺望并州
城曰此何等城或曰

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是
是金城此非也後謂

邕云高德正妄說卿短而薦主書郎
朕朕已殺之卿劬勞
既又欲除卿作一頃致楊道彥求
代卿者如卿實不可
得所以遂信文宣或切責侍臣云
卿等不中與唐邕作
奴其愛遇如此幸昭作相署相府
馬皇建元年除給事
黃門侍郎太寧元年除大司農
邕驛赴晉陽纂集兵馬在路聞
清元年突敏入寇遣
更促期會田此兵士限前畢集後
侍中并州大中正護
軍將軍從武成幸晉陽帝至武軍
因醉責虞候都督范
洪將殺之邕諫以為若非酒行戮
以誅人無所怨假實有
大罪因酒殺人恐招橫議洪因得
死邕又以軍人教習
田獵依令十二月月別二圍以為疲
勞請每月兩圍又奏
河陽晉州與周連境請於河陽懷
州永橋義寧烏籍各徙
六州軍人并家立軍府安置以備
機急之用帝竝從之未
幾出為趙州刺史侍中護軍大
中正悉如故謂曰朝臣未
有帶侍中護軍中正臨州者以
卿舊勳故有此舉放卿百
餘日休息至秋間當即召邕政
頗嚴酷然抑挫豪強公事
甚理尋除中書監仍侍中遷尚
書右僕射武平初坐斷事
阿曲為御史所劾除名久之以
舊恩復除將軍開府累遷
尚書令封晉昌王高思好構逆
令邕赴晉陽監勸諸軍事
平錄尚書事屬周師攻洛陽右
丞相高阿那肱赴援

割不甚從允那肱諧之由是被疎七年車駕將幸晉陽敕
斛律孝鄉摠騎兵事多自決邕恃舊一旦為孝鄉所輕鬱
快形於辭色帝從平陽敗後狼狽歸邕懼那肱諧愬恨
孝鄉輕已遂留晉陽與莫多婁敬顯等樹安德王為帝尋
降周邕依例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再遷戶部轉少司馬
封安福郡公遷鳳州刺史隋開皇初卒邕性識明敏在齊
一代典執兵機是以九州軍工四方勇募強弱多少畚代
往還器械精麤糧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寧以
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虛邕支度取捨大有
裨益然既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經行寺陳訴起覽辭牒
條數甚多俱為寤臺及左丞彈劾竝御注放免司空從學
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參軍平濤竝為徵實錢違限邕各
校皆三十齋時宰相未有摠摠朝上公是大駭物望三子
長子君明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初卒於應州刺史次子君
徹中書舍人隋末順二州刺史大業中卒於武貴郎將少
子君德以邕降周伏法齊朝因神武作相丞相府外兵騎
兵曹分掌兵馬及受禪諸司威路尚書唯此一曹不廢今
唐書白建之謂之外兵省騎兵省後邕建位均望轉隆各
置省主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稱唐白云
白建字彥基太原陽邑人初入大丞相府任騎兵曹典文

北齊書卷之三十三

七二

帳明經書計爲同局所推天保末兼中書舍人孝昭輔政
除文丞相請兵參軍河清二年除其外散騎常侍仍舍人
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一牧悉是細馬合數萬疋在五臺山
北相谷中避賊賊退敕建送馬突州付人養飼建以馬獲
達數以便宜從事戎馬無損建有力焉武平末歷位尚書
特進侍中中書令封高昌郡公父長命贈開府儀同三司
都官尚書建雖無他才伎勳於在公以溫柔自處與唐書
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諸子幼弱俱爲州都主簿男女
婚嫁皆得勝流卒贈司空

元文遙字德遠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五

山祖常山王遵父晞有孝行父卒廬於墓側而終文遙貴
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謚曰孝文遙敏慧夙成濟
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業常大會賓客時有人
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贊賞之召河間邢邵試命文遙
誦之幾遍可得文遙一覽便誦時年始十餘歲濟陰王曰
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來未有起家員外散
騎侍即遭父喪服闋除太尉東閣祭酒以天下方亂遂解
官侍養隱於林慮山山定中文襄徵爲大將軍府功曹齊
受禪於登壇所授中書舍人宣傳文武號令楊遵彥每云
堪解穰侯印者必在斯人後忽中旨幽執竟不知所由如

此積年文宣後自幸林不獄執手愧謝親解所着金帶及御服賜之即日起為尚書祠部郎中孝昭攝政大丞相府功曹參典機密及踐祚除中書侍郎封永樂縣伯參軍國大事及帝大漸與平秦王歸彥趙郡王叡等同受顧託迎立武成武成即位任馮鍾隆歷給事首明侍郎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詔特賜姓高氏籍屬宗正子弟依例歲時入廟朝祀再遷尚書左僕射進封寧都郡公仍侍中文遙歷事三王明達世務每臨軒大集多令宣敕號令文武聲韻高朗發吐無滯然探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為知音所重齊因魏宰縣多用斯監至於士流耻居自卑文遙縣令為字人之切遂請革選於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及敕用之猶恐其披訴摠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為縣自此始也既與趙彥深和士開同被任遇雖不如彥深清貞守道又不為士開貪淫亂政於季孟之間然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之下初文遙自洛遷鄴雖有地十餘頃家貧所資衣食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遙即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遙大驚追加慰撫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為閑田至後主嗣位趙郡王叡妻定遠等謀出和士開文遙亦參其議叡見殺文遙由是出

為西兗州刺史詣士明別士開曰處得言地使元家兒作
令僕深負朝廷既言三悔仍執手慰勉之猶慮文遙自疑
用其子行恭為尚書郎以慰其心士開死自東徐州刺史
徵入朝竟不用卒行其公美姿貌有父風兼俊才位中書舍
人待詔文林館齊亡誦休之等十八人同入闕稍遷司勳
下大夫隋開皇中位中書郎坐事徙瓜州而卒行恭少頗
驕恣文遙令與范陽盧思道交游文遙嘗謂思道云小兒
比日微有所知是太不才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
答云大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
所得行恭弟行如亦聰慧早成武平末著作佐郎

趙隱字彥深自云南陽宛人漢太傅喜之後高祖父難為
齊州清河太守有惠政遂家焉清河後改為平原故為平
原人也隱避齊廟諱改以字行父奉伯仕魏位中書舍人
行洛陽縣令彥深貴贈司空彥深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小
歲嘗候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此
嘗必遠至性聰敏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雜交游為雅論所
歸服味爽輒自掃門外不使人見率以為常初為尚書令
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觀省舍隱
靴無氈衣帽穿縫子如給之用為書令史月餘補正令史
裨武在晉陽索二史子如舉彥深後拜子如開府參軍起

拜水部郎及文襄為尚書令攝令遷沙汰諸曹郎隱以地
 寔被出為滄州別駕辭不行子如言於神武徵補大丞相
 功曹參軍專堂機密文翰多出其手稱為敏給神武嘗與
 對坐遣遣軍令以手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
 每謂司徒孫騰曰彥深小心恭慎曠古絕倫及神武崩秘
 喪事文襄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乃委彥深後事轉大行
 臺部官郎中臨發握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既而
 內外寧靜彥深之力及還發喪深加寢美乃披郡縣簿為
 遷封安國縣伯從征潁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沒西魏將
 主恩政猶欲死戰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告諭即日降之

使手澤思政出城文襄大悅先是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
 夢獵遇一群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為
 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即解思政佩
 刀與彥深曰使卿常獲此利文宣嗣位仍典機密進爵為
 侯天保初累遷秘書監以為忠謹每郊廟必令兼太僕執
 御陪乘轉大司農帝或巡幸即輔贊太子知後事為東南
 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為政尚恩信為吏人所懷多所降
 下所管軍飢士庶追思號請行臺頓文宣璽書勞勉徵為
 侍中仍掌機密河清元年進爵安樂公累遷尚書左僕射
 齊州大中正監國史遷尚書令位特進封巨陽王武平二

年拜司空為祖斑所間出為西兗州刺史四年徵為司空
 轉司徒丁母憂尋起為本官七年六月暴疾薨時年七十
 孝深廢重累朝常參機近溫柔謹慎喜怒不形於色自皇
 建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
 也凡諸選舉先令銓定擬獎人物皆行業為先輕薄之徒
 弗之齒也孝昭既歿朝權群臣密多勸進孝深獨不致言
 孝昭嘗謂上晞云若言壞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彥深
 自語晞以告彥深不獲已陳謂其為時重如此常遜言恭
 己未嘗以驕矜待物所以或出或處去而復還母溥氏雅

月桑載彥深三歲傳更稱其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

三歲傳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能流彥深泣而言曰若
 天哀矜兒大當仰報傳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
 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可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此
 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後為宜陽國太妃彥深有七子
 仲將知名沈敏有公風血良恭儉雖妻子亦未嘗怠慢終
 日儼然學涉群書彥深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
 不解若施之於人即似一輕易若當家卑幼又恐其疑所
 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深乞轉萬年縣子授之一給事
 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隋一皇中位吏部郎終於安州刺史
 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一深一人然調朝廷以子叔堅為

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璣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然穢堅身才最

劣

無連子悅字士欣借夏禮連勃勃之後也神武起兵時為濟州別駕勸刺史侯景赴神武後除林慮太守文襄往晉陽由郡境問所不便悅三臨水武安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若更屬魏郡則地平路近文襄笑曰卿徒知便人不覺損幹悅答曰所言者人所共苦不敢以私潤負公心文襄善之乃教依事施行自是屬近便行路稱之天保中為楊州刺史先是成明早凋悅開發於農作子悅到乃命以行

開闢人吏便之系遷鄭州刺史為天下之最入為都

尚書鄭州人馬子韶崔孝政等自餘人請立碑頌德有

詔許焉加位開府歷行北豫州兼吏部尚書子悅在官

唯以清勤自守既無學術又關儀人倫清鑒去之彌遠

一旦居銓衡之首大招物議因是除太常卿兼侍中聘周

使主卒子仲章中書舍人

馮子琮字子琮長樂信都人其蘇王馮弘之後也祖嗣興

相州刺史父靈紹尚書郎中申夫太子琮貴贈開府儀同

三司子琮性謙敬而外祖榮陽鄭伯歆所異初襲爵榮

陽縣子齊天保初改為長安縣男皇建初為尚書駕部郎

中攝庫部寺卿等明簿領試令口

陳子琮聞對無有遺失

時梁丞相王琳歸國立詔護子琮

觀其形勢琳即與赴鄂

甚見嘉賞子琮妻胡皇后薨也故

詔與胡長榮輔導太子

後轉太子中丞子大統元年武成

禪位後三謂子琮曰少

君左右宜得正人以細心存正直

今以後宰相委再遷散

騎常侍奏門下事尋兼并省祠部

尚書後與胡長榮有隙

武成深誡之曰存亡齒寒勿復如

此武成在晉陽既居舊

殿少帝未有別所詔子琮監造大

明宮成帝怪其不宏麗

子琮曰至尊幼承大業欲令敦儉

以示萬邦兼此北連天

下異同略無降下大為識者所鄙及武成崩和士開秘來

三子琮問其故士開引神武文書初崩竝秘不舉喪

尊年少恐王公貳欲追集然後與評議時趙郡王叡先預

帷幄之謀子琮素知士開忌叡及領軍婁定遠恐其矯遺

詔出叡外任奪定遠禁衛權因答云大行神武之子今士

又是先皇傳位皇宮富貴自至尊父子之恩但令一無改

易必無異望世異事殊不得與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官門

已經數日升殿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及發

喪元文遙以子琮太后妹夫恐其贊成太后干政說趙王

叡及和士開出之拜鄴州刺史既非後主本意當賜甚厚

叡及和士開出之拜鄴州刺史既非後主本意當賜甚厚

叡及和士開出之拜鄴州刺史既非後主本意當賜甚厚

叡及和士開出之拜鄴州刺史既非後主本意當賜甚厚

叡及和士開出之拜鄴州刺史既非後主本意當賜甚厚

叡及和士開出之拜鄴州刺史既非後主本意當賜甚厚

叡及和士開出之拜鄴州刺史既非後主本意當賜甚厚

叡及和士開出之拜鄴州刺史既非後主本意當賜甚厚

叡及和士開出之拜鄴州刺史既非後主本意當賜甚厚

叡及和士開出之拜鄴州刺史既非後主本意當賜甚厚

叡及和士開出之拜鄴州刺史既非後主本意當賜甚厚

乃轉滄州別駕封寧都縣伯太后為齊安王納子琮長女
 為妃子琮因請假赴鄴遂授侍中轉吏部尚書其妻放縱
 請謁公行賄貨填積守宰除授先定錢帛然後奏聞其所
 通致事無不允子琮亦不禁制又廣拓傍隣增修宅宇以
 夜繼晷未曾休息斛律光將兵度玉壁至龍門周有移書
 別須籌議詔子琮傳乘赴軍與周將韋孝寬面相要結龍
 門等五城因此內附後主以為子琮之功封昌黎郡公遷
 尚書右僕射仍攝選侍中如故和士開居要日久子琮舊
 所附託中雖阻異其後還相彌縫士開弟士休與盧氏成
 婚子琮檢校趨走與士開府寮不與共時內外除授多由士

開奏擬子琮既恃內戚兼帶選曹自擅權寵頗生間隙時
 陸媪孽震天下太后與之結為姊妹而和士開於太后有
 醜聲子琮欲陰殺陸媪及士開因廢帝而立琅邪王儼以
 謀告儼儼許之乃矯詔殺士開及儼見執言子琮教已太
 后怒又使執子琮遣右衛大將軍侯呂芬就內省以弓弦
 絞殺之使內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諸子方握槊聞庫車
 來以為賜物大喜開視以哭子琮微有識鑿頭墓存公及
 位望轉隆宿心類改推引非類公為深交縱其子弟不依
 倫次又專營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爵許之旬月便驗頗
 立李克范陽盧思道隴西李胤伯李于希榮陽鄭庭堅竝

其大類也且至超遷其矯縱如此祖珽先與子琮有隙於後
具奏此事諸子並坐此除名太后以為言又被擢用子琮
有五子慈明最知名

慈明字無佚在齊為中書舍人隋開皇中慕內史舍人大
業四位密書兵部郎加朝請大六十二年攝江都郡丞事
李密之逼東都詔慈明追兵擊密為密黨崔暹所執密延
與坐論以舉兵之意慈明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
義之言汝所敢對密厚禮之冀其從已慈明潛使奉表江
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又義而釋之出至營

相為賊帥謂崔讓所請青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

爾輩不圖為賊謂所獲我肯從水活

為言讓益怒亂刀斬之梁郡通中 楊汪

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二子恆岫 俱為

充推越王侗為主重贈柱國戶部尚書

長子忱先在東都王世充破李密忱亦

父屍柩詣東都身不自送宋繼 又盛

郎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也祖世智魏

史父道恩開府陽平郡守基身長八

尺長吏事睿天保四年除海西鎮守

南州郡皆從通梁將平南始以攻圍

西基固守乃至削木

東方白額稱亂淮

美類舞汎涉墳籍

郡太守贈兗州刺

獨納室時論醜之

軍中遂遣奴負

為箭剪紙為羽圍解遠朝侯射揚

邊有武略削木翦紙皆無故事班

中丞畢義雲引為侍御中趙州刺

刺史郭元真楊愔夫皆不憚

除鄭州長史帶穎川郡守西界

東西分隔士人仍緣姻舊私

一基初在職披公格條

於請讞致密網久放口

事科覈自非極刑一

迎勞之曰卿本文吏

之思何以相過御史

入尉察文宣外第揚州

威竝効其贓罪皇建初

國接境因侯景背叛其

易而棄格嚴重犯者非

不為父長州郡因循失

條件申臺省仍以情量

留滯案牘膠加數日之

印刻判威盡意可而

基所陳條綱既陳試公

清靜恭性清信以無所營求嘗語人任官之所本概亦不

須深況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云在

官寫書亦是風流雅過基答云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卒於

官贈驃騎大將軍初刺史謚曰惠栢將還遠近赴送莫

不攀轅悲哭哀不自勝初基任瀛州騎兵時陳元康為司

馬畢義雲為司馬與基並有聲譽為刺史元康所目三賢俱

有當世才後來比日當遠至唯郎騎兵任真過甚恐不足自

達陳畢後並與顯基莅止部子茂

茂字慰之少敏慧一歲語語雅且餘言十五師事國子

博士河間補會受註以為三禮及玄刑名之學文就國子

助教長樂張奉禮受二層_{此言}三_心寢食家人恐成病_節其燭及長以博學_一稱歷_以保_其國王誼薦之授陳州_古尚書_屬隋文_帝至_而益_益益州_擢管_命堂_書記周武帝為象經_隋立_從容_謂茂_曰王之所為也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亂法何以致_人人所及陰自結納_隋文_之親_曲之後_文為丞相以書召之言_乃又_曠昔_其歡_尋除_衛國_令時有_擊囚_二百_茂現_白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_史

曰此言豈常
州主簿及隋
司錄有能名
百_釋免_考百
曰長史言衛

隄防不固必致_奔突_奇無_決溢_使君_何患_哉睡_無以_應有_部人張元預_與從_父弟_忠蘭_不睦_永尉_請加_嚴法_茂曰_云預兄弟本相憎嫉又坐得_罪彌_益益_其忿_非化_人之意也_之遣縣中書舊更_從敦_諭道_路不_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_縣頭_首請_罪茂_曉之_以義_遂相_親睦_相為_友悌_開皇_中累_遷戶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_條查_每歲_責人間_五品_不遜_或吝_者乃_去管_內無_五品_家不相應_須類_多如此_又為_餘糧_簿歲_有無_相贖_茂以為_繁紆_不急_言奏_罷之_又奏_身死_三重_考子_不退_田品_官亡_財不_減地_言發_於茂_茂性_明敏_剖決_無滯_當時_以吏_幹見_稱湯_帝即_位為_尚書_左丞

參掌選重茂充工政理為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有
 朔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岳茂奏勳惟位望已隆祿
 賜優厚不致棄去然寂爾無
 將伯當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尚之風抑而不慕分
 欲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遠
 示人軌物惟與仲文竟
 坐得罪交與崔祖濬濬州郡
 百春奏之賜帛百段

時有等公率王綱

臣明習世事然無譽

謂曰孫譽人幕未久舍棄
 豈不愛惜才子何以成夫
 謂朝綢繆惟隆任濟為重及
 其也為杜弼識學既明後
 志不為空蒙顯職直言
 操如然若一恭懿循良之風可謂世有人矣

隳三峻三終等故事霸朝申其力用皆有齊之良臣也伯
德一德哭伏是靈光之拒關駐蹕自古人之風高顯揚明
這三武驅馳盡其知力不違尊卑可謂德以稱位能以稱
官道和安從霸府以終末路四十七歲載並綜二務識用閑
明甚為朝臣所服及于後主奔道及知所之直身延宗以
從權勢既而晉陽傾覆運種途窮歸鄉義隔漢昌死事
則情亦奮主雖復全生握節豈比咨汝一流歟六縣卒之
寄綿歷百今親人任功莫尚於此漢氏其人尚書郎出卒
百里至朝野法不宰縣不得為郎皆所以重其職重
臨人之要後魏全長多選舊令史為之故得理之流駐
位爰逮有齊此途未改寧都公車斯流與弘之在人
美矣司徒器以沈遠有定三代之量始從方吏終致台輔
出內有常夷險若一而世人論之胡為議其不能廷事然
古稱見幾而作又曰相時而動若時有開悟或可希舜二
功而終遇姦回便恐每整俱運斯蓋趙公之志也子悅收
三流譽于琮簿領身知及居藻鏡俱稱尸祿馮弱於貽
斯為甚慈明赴蹈之義蓋有衝髮之節郭基政績有聞
之克何堂構美矣乎

北齊書卷之三十三

七五

列傳第四十四

北史五十六

魏收

魏

魏季景

魏簡根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自序漢初魏無
 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彥彥子歆歆子胡幼孤有
 志操博洽經史位終本郡太守子悅字處德性沉厚有度
 量宣城公趙國李孝伯兄而重之以女妻焉位濟陰太守
 以善政稱悅子工建字敬思釋褐奉朝請累遷太尉從事

高郎初宣武時平氏遂於武興立鎮尋改為東益州其後
鎮將刺史乖失之和羣臣作梗遂為邊患乃除子建東益
州刺史子建布以恩信遠近清靜正光五年南北二秦城
之莫折念生韓祖香張長命相繼構逆命以州城之人莫
不勁勇同類悉反宜先收其器械子建以為城人數當行
禱盡昏曉果空之足以為用急之膽背為憂乃悉召居城
中曉示之并上言諸城人本非罪坐而來者悉求聽免
嗣帝優詔從之子建漸分其父兄子弟外居郡城內外相
顧終獲保全及秦賊乘勝屯營黑水子建乃潛使掩龍前
及斬獲其衆威名赫然先反者及此衆降乃間使上聞帝
其嘉之詔子建兼尚書為行臺刺史如故於是威振蜀土
其梁巴二益兩秦之事皆所節度兗州刺史傅堅眼子故
中心以為愧在洛大行貨賄以圖行臺先是子建亦屢求
歸京師至此乃遣刺史唐永代焉堅眼因為行臺子建將
遠祥曰慕戀相率斷道主簿楊僧覆先行曉喻諸民念曰
我留刺史爾送出也斫之數創幾死于建徐加慰譬旬月
乃得前行吏人贈遺一無所受而東益氏蜀尋反攻逼唐
永永棄城而去乃喪一藩矣初永之走子建客有沙門曇
璨及鉅鹿人耿顯皆沿落氏手及知子建之客垂泣追衣
物還之漢山白馬遺愛於彼如此初子建為前軍將軍十

年不仕在途閑暇與吏部尚書李韶韶從弟延寔頗為樂
其時人謂為執好子建每曰慕於廉勇之際得之深矣且
吾不為時用博奕可也及一臨邊事凡經五年未曾暫為
還洛後累遷衛尉卿初元顯內逼莊帝北幸于建謂所
慶義傳曰北海自絕社稷稱藩義關行吾老矣豈能為陪
遂悉乃家口居洛南顯平乃歸先苦風痺及此遂甚以銀任
有海樓上書乞特除右光祿大夫邢杲之平太傅李延
寔于侍中或為之撫慰東土時外戚貴盛送客填門子
建亦往候別延寔曰小兒今行何以相勗子建曰益以厚
滿為誠延寔是恨然公之及莊帝殺余朱榮遇禍於河陰者
其家率相弔賀太尉李暉第二子仁暉子建之女婿往亦
見害于建謂姨弟盧道度曰 許翦權強兇徒尚梗未
聞有奇謀異略恐不可濟此乃木 門禍始弔賀無乃勿心
及永安之後李氏宗族流離嗷嗷 蘇夷如其所慮後廢
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驃騎大 重子建自出為藩牧董
司以南居脂膏之中遇天下多 上自索己不以財利經
懷以歸京師家人衣食常不周 思系之迹著於終始性
存重慎不雜交游唯與尚書 心娛京涇州刺史盧道
裕雅相親昵及疾篤顧敎一子 生六分合氣所同世
有處葬五平生不取遺餘裸身 以五子意氣絕之後敎以

卷之三十一 傳四十四

時服吾平生劫開前後三取之合

事抑又非古且波二

母先在舊塋墳地又固已有

汝次母墓在外豈可

遷入光城依班而定行於吾墓之格

此是矣不須祈合

當順吾心勿令吾有遺恨永熙二

卒于洛陽孝義里

舍時年六十又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曰文靜二二

柝收少憊誓不持細行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

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榮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戲多少

收歎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板為

之銳減而收方不輟以文革顯初除太學博士及承朱榮

於河陰濫善朝士收亦在園中以日晏

尚書

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參軍

節中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為封禪書收下筆便

不亡藁草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頭郎曹思同侍立

奇之白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

起君注并脩國史俄兼中書侍郎時

詔收攝本職文詰墳積事辰稱旨考

入朝熏灼於世收初不詣門悛為

文收嗤其率直正負郎李慎以告

殂今收為詔悛乃宣言收普恭世

為詞言然則義旗之士盡為逆人

收父共合解官歸侍

南臺將加彈劾願尚書辛雄為言於中丞綦儁乃解收有
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因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侍孝武
嘗大發士卒狩於高小之南自六月時寒朝野嗟怨帝
與從官及諸妃王奇伎異飾多不禮度收欲言則懼欲默
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年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然
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褒美鄭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
應逐鬼神武固讓天柱大將也

欲加相國問收相國品秩收對帝遂止收既未測主
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未解詔為父之除帝元子廣平王

贊開府必事申郎收不敢辭為庭竹賦以致己意尋兼

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魯世魏三才時
孝武內有間隙收遂以疾固辭而免舅崔孝芬恠而問之
收曰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關收兼通直
散騎常侍副王所聘梁所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
其群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
二人才器並為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
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置其婢入館其部下
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軒穢梁朝館司官為之獲罪人
稱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賦游賦辭其美盛使還尚書石
僕射高隆之求南省秋所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高

侍密禁止所收於其臺久之得釋及孫奉死司馬子如薦
 收召赴晉陽以為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乘杵頻被嫌責加
 以蓋楚久不得志會司馬子如奉使霸朝收假其餘光子如
 因宴戲言於神武曰魏收天子中書郎一國六才願六王
 情與顏色由此轉府屬然亦一優禮收叔季景有文學盛
 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常所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頻立季
 庶者故大司農諸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
 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輸之比御邪輸者
 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
 買物商賈其所嗤翫收忽以季景去之不遜例多如此收
 本以文才必望顯職見知位既不遂亦脩國史權遲免言
 於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之業皆須具載非敢
 不可文襄乃啓收兼散騎常侍脩國史武定二年除正當
 侍領兼中書侍郎仍脩國史魏帝宴百寮問何故各人曰
 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勣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為
 鷄二日為狗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
 日為人時邪邵亦在側甚惡焉自魏梁和好書下紙每云
 想彼境內寧靜此處土安和梁後使其言乃去坡字自稱
 簡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國
 安和梁人復書依以為體後神武入朝晉帝授相國固讓

令收為卷成三上文襄時侍側神武指收曰此人當復
為崖光四年神武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之如曰魏收
為文官言吾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鉤史官氣會司馬僕
射頗曾鉤不因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
下趨走謂吾以為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之勿謂我不知
尋加兼著作郎收昔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鳥蛇
蝶文襄曾游東山令給事主明侍郎顯等宴文襄曰魏收
恃才無宜適須出其短往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
屈已倒惜從容曰我縛有以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翻
翻遂漸當塗者魏翩翩者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

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惜應耳曰魏收亦并作一篇
詩對衆讀訖云打從收李景出六六曰斛米亦不辨此遠近
所知非敢妄說文襄喜曰我亦先唱則衆人皆笑收雖自申
言不復抗拒終身病之侯景叛入南境文襄時在晉
陽令收為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入檄梁朝令送侯景初
夜執筆三更便了文過七紙文襄善以魏帝曾季秋大射
晉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微建勳折益聞召長安文襄壯之
顧謂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虫八采雅俗文墨通達
縱橫我亦使一才工真時有所作筆以詞氣並不及之吾
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呈草皆以

周悉此亦難有又敕兼主文郎按梁使謝琰徐陵侯景既
陷梁梁都陽王範時為台山刺史入文襄敕收以書喻之範
得書仍率部伍西上州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收
曰今定一州知有其力猶曰以尺書曰徵建鄴未效耳文襄崩
文宣如晉陽令翼黃門郎山舉舒其德正由八部郎中尉
於北第參堂機密轉祕書監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
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別館人撰禪代詔冊諸文遣
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富
平縣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書故優以祿力專在史
閣不知郡事初帝令群臣各言志以曰臣願得直筆東觀
早出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
署名而已帝敕收曰好古筆我於文作魏太武誅史官始
魏初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收在浩典史游允程駿李
彪崔光李琰之郎知世修其業注口且編年體彪始分年紀
表志傳書猶未出官武時命邢德山追撰孝文起居注書
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追續焉下詔查明事甚悉
悉濟陰王暉業撰齊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
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四子桓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
高亮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百篇定各一符隋條元舉又搜括
亡遺綴續後重備一代史無如表而上同之勤成一代大典

凡十一紀九十二列傳合一日一十卷五年三月泰山之
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分請錄並未許之十一月復奏
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曆二卷補遺樂四卷食貨一卷
刑罰一卷靈樞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
紀傳合一百三十卷分為十二表其中二十五例二十五
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皆獨出於收收所引史官忍
其陵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房廷祐辛元植賈仲讓
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巨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
編輯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天宗祖姻戚多被書錄
飾以美言收頗急不甘其能平夙有心者多沒其善每何

子政共執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初
在神武時為太常少卿脩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
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為北平太守
以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
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余朱
榮於魏為賊收以高氏出自余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
而增其善論云若脩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
論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
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
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答之范陽盧斐父同

卷之二十一

附出後祖玄傳下頓丘李燕家傳稱其本是梁國家人斐
庶譏議云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啓誣其欲加屠害
帝大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
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至本部功曹更
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為傳首收曰綽雖無位道義可嘉所
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為綽讚稱有
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為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為人作
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
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斐庶並獲罪各
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羣口拂
鴈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羣官博譏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
者陳牒於是衆口誼然號為穢史投牒者相次收無以抗
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
親收遂為其家並作傳一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訢辭終
文宣世更不重論又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
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惜嘗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
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為繁碎與舊史體例
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
書其枝派望公觀過知仁必免元書八年夏除太子少傅
監國史復參脩律令三臺成文曰三臺成須有賦惜先以

告收收上皇若新殿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邵
已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邢邵邵後告人曰收
甚惡人不早言之帝曾游東山敕收作詔宣揚威德譬喻
關西俄頃而訖辭理宏壯帝對百寮大嗟賞之仍兼太子
詹事收娶其舅女崔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
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為妻時人比之賈
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勝不平乃放二
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文宣每以酣宴之女云
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
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云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
臣下疑貳疑貳若實便須決行若戲此言魏收既忝師傅
當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惜以收言奏帝自此便止
帝數宴喜收每預侍從皇太子之納鄭良娣也有司備設
宰饌帝既酣飲起而自毀復之仍詔收曰知我意不收曰
臣愚謂良娣既東宮之妾理不須宰仰惟聖懷緣此毀去
帝大笑捩收手曰知我意亡德王廷宗納趙郡李祖收
女為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
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
欲子孫眾多帝大喜詔收婦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疋十
年陰黨同三司帝在宴帝口敕以為中書監命中書郎李

惜於樹下造詔惜以收一少盛才難於率爾久而未訖比
成帝已醉醒遂不重言惜乃不奏事竟寢及帝崩於晉陽
驛召收及中山太守陽休之參議言凶之禮并掌詔詔仍
除侍中遷太常卿文宣謚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及孝昭
居中書事命收禁中為諸詔文積日不出轉中書監皇建
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祿大夫仍儀同監中書收先副王昕使
梁不相協睦時昕弟晞親密而孝昭別令休之兼中書在
晉陽典誥詔收留在鄴蓋晞所為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
盧詢祖曰若使卿作文誥我亦不言又除祖珽為著作郎
以代收司空主簿李文詞士也聞而告人曰詔誥悉

歸陽子烈著作復遺祖孝文文史頓失恐魏公發背於時
詔議二王三恪收執王肅杜預義以元司馬氏為二王通
曹備三恪詔諸禮學之官皆執鄭玄五代之議孝昭后姓
元議格不欲廣及故議從收又除兼太子少傅解侍中帝
以魏史未行詔以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及詔行魏
史收以為直置秘閣外人無由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并
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大寧元年如開府河清二年兼
右僕射時武成酣飲終日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凡庸不
堪大任以收之名振俗都官尚書吳義雲長於斷割乃虛
心倚仗此畏避不能匡救為議者所譏帝於華林別起玄

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書收其見重如此始收
 比温子昇邢邵稍為後進邵既被疏出子昇以罪死收遂
 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明黨收每議陋
 邢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踈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
 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賦何意道我偷任任沈
 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
 意問僕射祖斑斑荅曰見邢魏之臧不即是任沈之優劣
 收以温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
 須能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許此外更同兒
 戲自武定二年以後聖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

有愷意受詔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
 之工邢温罔不逮也其參議典禮與邢相埒既而趙郡公
 增年獲免收知而過之事發除名其年又以託附陳使封
 孝琰牒令其門客與行遇崑崙舶至得奇貨果然褥表美
 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三年起除清郡君尋遣
 黃門郎元文遙敕收曰卿舊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之罪情
 在可恕比令卿為尹非謂美授但初起卿斟酌如此朕豈
 可用卿之才而忘卿身待至十月當還卿開府天統元年
 除左光祿大夫二年行齊州刺史尋為真收以子姪年少
 申以戒屬枕中篇其詞曰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

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
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為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
若夫岳立而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不停
呂梁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削踵而不驚九陔
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宵乎而上征苟任重也
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恤彼期遠
而能通果應之而可以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鳴
呼處天壤之間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產之以名利梁
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賤奢仍作危亡
旋至然則上智大賢只惟幾惟哲或出或處不常其時其舒

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去吊子女椒蘭律呂諂諛
無所先稱肉度骨膏挑舌怨惡莫不動名共山河同久志
業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撓燁刃壽然遠於厥德不常
喪其金璞馳騖入世鼓動流俗挾湯日而謂寒包溪壑而
未足源不涸而流濁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詎堅寒暑
甚從互利而成害化榮而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
身禦魑魅沉狴獄詎非足力不強迷在當局孰可謂卓
戒前傾人師先覺聞諸君子雅道之士游遨經術厭餘文
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萃悌之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
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己情無繫於榮枯心棄滯於愠

喜不養也於立聲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亦
一於斯鬱為羽儀恪居長事知無不為或左或右則髦一
收宜無悔無吝或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財
千金之產微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趨炎火之室戴蹶而
墜其貽宴或躄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陽有奇
禍事不可不密墻有然寇言不可而失宜諦其言宜端其
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強梁人囚徑擬幽奪其魄
夫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為己信私玉非身寶出
淫為紺踰藍作青持緇視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未若無
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為必察其幾舉必慎於微

幾慮微斯亡則稀既察且慎福祿攸歸昔遠環識四十九
非顏子隣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於千里履普而進及
於萬仞故云行遠自卑可大可久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後
夜則虧權榮干益望暮而老矣蓋而也有慎一
言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嗜若夫考是正甚聖賢者惟言入
道意則摩謗集任重而累然其意也則已一抵違其志
也而周公非狃曰人之我欲在哉不可而其無曰人之
我尊存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虛無不
受也能剛能柔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其意
期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渴危在前敬器如田後德

來喬傳之坐右此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後款更審
 收又廻換遂為盧同立傳崔綽反更附出楊愔家傳八二
 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加此八字又先云弘農華陰
 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慧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尋除
 開府之官監武成朋未發喪在內諸公以後主即位有年
 疑於赦令諸公引收訪焉收固執宜有恩澤以從之掌詔
 誥除出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彥深
 和士明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
 天下事皆由立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多引文士令
 執筆傳書焉敬德熊安生權會實主之武平三年薨贈司

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有集七十卷收碩學大才然性褊
 不能達命體道見當塗貴游每以言色相悅然提獎後輩
 以名行為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初河間邢
 子才子明及李景與收並以文章顯世稱大邢小魏言尤
 俊也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曰佛助察人之偉後收稍與
 才重名文宣貶子才曰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序
 先稱溫邢後曰邢魏然收內陋邢心不許也收既輕疾
 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為獼猴與狗鬪
 寵狎之收外兄博陵崔暹嘗以雙聲嘲收曰遇魏收衰
 已愚魏魏答曰顏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頭狗頭團鼻平

飯房及籠者孔嘲其辯捷不拘若是既緣史筆多憾於
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于外先養弟子仁表為嗣
位至高書膳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溫縣今于並族子惇
字仲讓容貌魁偉性通率來安東將軍光祿大夫
介休仲遠鎮東郡以事捕惇遇出外執惇兄子胤而去惇
聞哭曰若害胤寧無吾也乃見仲遠叩頭曰家事在惇胤
何知也乞以身罪仲遠義而捨之天平中拜衛將軍右光
祿大夫卒惇叔偃字盤蚪自當母幹用位驍騎將軍性淳
動晚乃曲附高肇彭城土騶之死也偃構成其事為時所
惡子偃學懷素幼有立志年十四啓母求就徐遵明受業

母以其年幼不許實遂密將一奴遠赴徐學以單書一紙置
所臥牀內外見之相視悲歎五六年中便通諸經大義自
學言歸生徒輻湊皆同衣食情若兄弟後避葛榮難於
趙國飛龍山為亂賊所害亡友傷一與和二年侍中李
信祕書監常景等三十二人由辭於高書為請通諡事亦
不書通一書行諡曰貞烈先生
魏長賢此之族也祖劍本名顯義之弘理魏世祖賜云
乃命以顯之為字雅性俊辯博涉經書有當世才華文
名梁宋淮泗之間世祖南伐問而召之既至與語大
奇之曰今我此行是御建功之日勉之公愛不富貴也

授內都直侍左右所次淮南諸城天有下者劍乃進曰此
一已萬之軍風行電掃城路地所向無前雖有智者莫
能為計然而所次淮南已經累日美陽其兵猶敢拒守此
非不懼亡滅自謂心可保全也但陛下不從景銳殺掠豈
多人皆畏威未其懷者恐一旦降下妻之不念所以遲疑
不肯一殺一兵胡間入城內見其豪右宣送聖心示以誠信
必當大小相率面縛請罪陛下從其言用而任之此外
諸城可不勞兵而自定世祖大喜曰所以召卿本為是耳
卿今所言副吾所望劍遂夜入城中示以危亡之期問以
三三之路城由大小欣悅明日開門出降自此而南皆望
款附世祖謂劍曰卿之一言踰於十萬之師揚我信義播
于四表寔卿一人之力即授義陽太守陵江將軍又令劍
與諸將統兵討護裴所當無不摧破軍中服其勇敢世祖益
喜謂羣臣曰中國士人吾拔擢咸盡文武膽略未有若劍
儔加授建忠將軍追贈其父處順州刺史時經略江左方
大用之遇風疾發動頻降醫藥竟不痊後卒時年六十四
父彥字惠卿博學善屬文魏郡王幹辟開府參軍廣陵王
羽辟託室並不行陳留公奉崇其重之引為鎮西參軍事
崇討叛氏陽靈珍叛靈珍又請為託室參軍中山王
英討淮南又請為託室參軍還求為著作郎思樹不朽

之業以晉書作者多家體制繁雜欲正其統綱刪其遊辭
勤成一家之典俄而彭城王聞李崇稱之復請為掾兼知
主客郎中書遂不成立王遇害退歸田里清河三復引為諮
議王勢高名重深為權倖所疾恐罹其禍固辭以疾肅宗
初拜驃騎長史尋轉光州刺史年六十八卒兄伯胤之歸
也留長賢與弟德振使官學於洛中孝靜北遷亦徙居鄴
博涉經史詞藻清華舉秀才除汝南王悅參軍事入齊平
陽王淹辟為法曹參軍轉著作佐郎更撰晉書欲還成先
志河清中上書譏刺時政大忤權幸為上黨屯留令親故
以長賢不相時而動或為書以相規責長賢復書曰日者
惠書義高旨遠誨僕以自求諸口思不出位國之大事若
與執政所圖又謂僕祿不足以伐耕位不登於執戟干非
其議自貽悔咎勤勤懇懇誠見故人之心靜言再思無忘
寤寐僕雖固陋亦嘗奉教於君子矣以為士之立身其路
不一故有負鼎俎以趨世隱漁釣以待時操築傳巖之下
取履圯橋之上者矣或有釋債車以匡霸業委挽輅以定
王基由斬祛以見禮因射鈎而受加者矣或有三黜不移屈
身以直道九死不悔甘心於苦節立身皆奮於涇滓自致
青雲雖重有萬殊而理終一致權甘大要歸乎忠孝而已
矣夫孝則竭力所生忠則致身所事未有孝而遺其親忠

而後其君者也僕自射策金馬記言麟閣寒暑迭運五稔
于茲不能勒成一家潤色鴻業善述人事功既闕如顯親
揚名邈焉無異每一念之曷云其已自頃王室板蕩彝倫
攸斁大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
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此梅福所
以獻書朱雲所以請劔者也抑又聞之嫠不恤緯而夏宗
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况僕之先人世傳儒業
訓僕以為子之道厲僕以事君之節今僕之委質有年世
矣安可自同於匹庶取笑於兒女子哉是以腸一夕而九
回心終朝而兩慮懼當年之不立耻沒世而無聞慷慨懷
古自強不息庶幾伯夷之風以立懦夫之志吾子又謂僕
干進務入不畏友朋居下訕上欲益反損僕誠不敏以貽
吾子之羞默默苟容又非平生之意故願得鋤彼草茅逐
茲鳥雀去一惡樹一善不違先旨以沒九求求仁得仁其
誰敢怨但言與不言在我用與不用在時若國道方屯時
不我與以忠獲罪以信見疑貝錦成章善蠅变色良田敗
於邪徑黃金鑠於衆口窮達運也其如命何吾子忠告之
言敢不敬承嘉惠然則僕之所懷未可一二為俗人道也
授筆而已夫復何言是也人皆為之怏怏而長賢處之
怡然不屑懷抱識者以此多焉武平中辭疾去職終於齊

代不復出仕周武平齊搜揚才俊辟書屢降固以疾辭卒
年七十四貞觀中贈定州刺史子徵

魏季景收族叔也父鸞字雙和為魏文賜名有器幹體貌
魁偉以有容儀為奉車都尉曾升輅車觸發金翼飲容請
罪帝笑曰卿體貌過人素不便習何足懼也車駕南征漢
陽除鸞統軍帝歷幸其營嘆賞之及在匡園不豫敕兼武
衛將軍領左右衛左右景明中六輔之廢鸞頗預其事後除
光州刺史更滿還朝卒謚曰夷子季景少孤清苦自立博
學有文才弱冠有名京師時邢子明稱有才學始與子才
相侔季景與收相亞洛中號兩邢二魏莊帝時為中書侍

郎普泰中為尚書右丞季景善附會辛要當朝必先事其
左右亦朱世隆特賞愛之於時才名甚盛頗過其實大昌
中位給事黃門侍郎甚見信待除定州大中正孝武帝釋
奠季景與溫子昇李集與賈瑤等俱為摘句天平初因遷
都遂居括人西山內懷憂悔乃為述善賦元象初兼給事
黃門侍郎後兼散騎常侍使吳越歷大司農卿魏郡尹卒
家無餘財遺命薄葬贈散騎常侍衛尉卿所著文筆二百
餘篇子澹知名

澹字孝深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高才善屬文仕齊殿中
侍御史頃修三禮及撰御覽除殿中郎中書舍人與李德

林脩國史入周為納言中土隋初為行臺禮部侍郎孟為
聘陳使主還除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禮之令注度信集
撰笑苑世稱博物遷著作郎仍為太子學士帝以魏收所
撰後魏書褒貶失實平繪為中興書直不倫序詔澹別成
魏史澹目道武下及恭帝為十二紀七十八列傳別為史
論及例各一卷合九十二卷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其一
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稱終始無名故穀梁傳太上不名
曲禮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況天子乎
若為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
意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儲兩俱沒其諱
以真漢軍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其義何者
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王
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為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
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諸君之名書天子
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尊君卑臣
依春秋之義二曰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
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遠光輝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
出自結繩未師典誥齊湏南重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
豈是觀過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絕世尊為始祖得禮之
宜平文昭成雄據寰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

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坐太子獲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
緡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美之功大孝實在獻明此之三
世稱謚可也自茲以外未之敢聞其三曰幽王死於驪山
厲王出奔於彘天嘗隱諱其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詒誠
將來而太武獻文並遭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
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姓名逆臣賊子何所懼哉今
分明直書不敢回避曰曰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
王各自署置其生略如敵國書死便同庶人凡處華夏之
地者皆書曰卒同之是楚澹又以為司馬遷創立紀傳已
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為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

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叙唯覺繁文案丘
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有無非甚恭其間尋常
直言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為勸戒者論其得失其
無益者所不論也上覽而善之末幾而卒有集三十卷子
罕言澹弟孝女位滑州司馬子滿行

魏蘭根字蘭根叔族叔也父伯成中山太守蘭根身長八
尺儀貌奇偉博學高才機警有識悟起家北海王國侍郎
母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堂山郡境无有董卓祠祠有栢樹
蘭根以卓凶逆不應遺祠至今乃為刺史請伐為梓左右
人言有靈蘭根了無疑懼父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憂毀

始於滅性正光末尚書令李崇為大都督討蠕蠕以蘭根
為長史因說崇曰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
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
來有司垂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
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宜憤怨宜改鎮立州分
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平人入戶次第一準其舊此計
若行國家庶無比顧之慮崇以奏聞事寢不報孝昌初為
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寅討破宛川俘其人為奴婢以美
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強虜故成皆叛今當
恤其飢寒奈何正光僕隸於是盡以歸其父兄部內參多

五德隣州田鼠為災大牙不入其境及蕭寶寅敗於涇州
岐州人囚蘭根降賊寶寅兵威復振城人復斬賊刺史侯
莫陳仲和推蘭根復任朝廷以蘭根得西土人心加都督
涇岐東秦南岐四州諸軍事兼四州行臺尚書孝昌末河
北流人南度以蘭根兼尚書使齊濟二兗四州安撫并置
郡縣蘭根甥邢杲反於青光間復詔蘭根慰勞杲不下仍
隨元天穆討之還拜中書令莊帝之將誅余朱榮蘭根泄
之於元子周達周達告余朱世隆及榮死蘭根憂不知所
出時應詔三道習見信於莊帝蘭根乃託附之求出立功
乃兼尚書右僕射河北行臺定州率募鄉曲欲防并陞為

榮將侯深所敗走依勃海高乾屬乾兄弟義舉固在其中
神武以宿望深禮之中與初為尚書右僕射神武將入洛
陽時廢立未決令蘭根察節閔帝帝神采高明蘭根恐於
後難測遂與高乾兄弟及黃門侍郎崔俊同請神武不得
已遂立武帝大昌初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鉅鹿縣侯啓
授兄子周達蘭根既預勳業位居端副如叙復岐州勳封
永興侯高乾之死蘭根懼以病免天平初言病篤以開
儀同歸本鄉門施行馬武定三年薨贈司徒公謚曰文宣
長子相如襲爵相如性亢直詞又藻與族元堂齊名雅為
當時所貴早卒昭時佐人 饒不及蘭根次子敬

仲表許竟不允敬仲以才器稱卒於章武太守子餽字孝
德幼孤學涉有時譽居喪以孝聞隋饒州司倉參軍事子
景義景禮並有才行鄉人呼為雙鳳早卒敬仲弟少政位
至洛州刺史子孝該孝幾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
辭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時帝已失德朝廷為
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答曰能殺臣
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謂楊愷曰何慮無人苦用此
漢教還永不須收由是積年沈廢後遇愷於路微自陳愷
云或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公
豈得言不知楊愷然曰此言極為簡要數日除崔州刺

30
7

史在職有政理後卒於膠州刺史

論曰伯起少頗諫放不拘行檢及折節讀書鬱鬱為偉器學

博今古才極從橫體物之旨尤為富贍足以入相如之室

游尼父之門勒成魏籍追蹤班馬婉而有則繁而不蕪持

論之言鈞深致遠但意存實錄好抵陰私至於親故之家

無所說不平之議見於斯矣王松年李庶等並論正家

明末為講議遂為所時宰鼓動淫刑庶因鞭撻而終此公

之失德長賢而樹風聲抗言昏俗有朱子游之風李景文

雅業相傳自義蘭報道冠時英功業亦一

代之偉人也

列傳第四十四

北史五十七

